

贵州省邮电管理局 贈

贵州省图书馆 1958.5.20.

# 東南行

正風書志先生捐贈  
壬午年10月24日

楊剛著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第 號

1061  
5

# 東南行

當抗戰戰爭正由最高潮降落的時候，楊剛先生開始到前線，他目睹敵軍的殘暴，他看到一片淒涼景象。他這十幾萬戰地通信，可能完全是以熱淚和血寫成的。在這次抗戰戰爭中，我們看到敵寇非行的新紀錄；同時，在我們自己，也看到了新紀錄，是完成最後勝利前所必待克服的。

楊 剛 著  
文苑出版社版



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月初版 號 式 萬 官。(明出)

初版發行額

1000

...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廣東省出版界...

# 東南行

著者 楊 剛

發行人 陸 淨

發行所 文星出版社

桂林 桂西路棠梓巷二二號 郵政信箱二八七號

目錄

詞補..... (一)

序..... (二)

一 萬木無聲待雨來..... (三)

二 將軍袖下台大覺庵..... (二八)

三 大戰荷翻好..... (三三)

四 桃顯微之死..... (三九)

五 請看敵人的「新秩序」..... (五六)

六 漫遊地獄在捕魚節..... (四四)

七 游擊戰役中的敵情..... (五七)

八 蘇州村..... (七七)

九 從閩北到閩南..... (八七)

十 贛南一重天..... (一〇二)

十一 許世英——台灣弟兄們..... (一一五)

十二 黨軍總指揮中來..... (一二三)

附錄：中農在江西的危機..... (一三三)

跋語..... (一五九)

目 錄

## 序

徐鑄成

三十一年中民大公牒

當抗戰戰事正由最高潮低落的時候，楊剛先生剛趕到前線，她目擊敵軍殘酷的血印，和戰後前線的一片淒涼景象。她這十幾篇戰地通信，可說完全是以熱淚和悲憤交織成的。

在這次浙贛戰事中，我們看到敵寇罪行的新紀錄；同時，在我們自己，也顯露了不少弱點；這些弱點，是完成最後勝利前所必待克服的。

威爾基視察蘇聯前線後，說他從此明瞭「全民戰爭」的真意義。這話很值得我們回味。我們是世界反侵略戰的先鋒，我們的抗戰，是民族抗戰。但抗戰五年餘來的事實，證明我們還沒有達到「全民抗戰」的地步；我們的民衆，對抗戰有了解，有信心，但顯然還沒有積極的參加。

近年來，大家一致歎惜，我們的政治趕不上軍事。但這中間究竟有多少距離呢？而這一段距離，又如何限制着勝利的進程？這些問題，在楊剛先生的通信中，有了一部分答案。時至今日，我們不必也不能再諱疾忌醫，而要努力診察病源，對症下藥。這一貼藥，必定要能够趨沉痾而成九仞一簣之功。

這幾篇通信，在「大公報」上陸續發表曾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我因為職務的關係，得到最先閱讀的機會。現在楊剛先生應各方的要求，把它彙集刊行。要我寫幾句話。我義不容辭，便寫了上面這一點感想。

三十一年中月大公報

「滑門底底...」

「推...」

「日本...」

「先不...」

「是...」

「...」

「...」

「...」

「...」

「...」

「...」

「...」

「...」











同時打通臨川、東鄉、南城一線，阻止敵戰區的戰事向鐵路方面發展了。這當然不替說敵軍機事沒有侵入吉安之企圖。事實上，敵人的每一個動作，往往都可能有種種發展，大目標之中含有小目標，小目標之外藏有大目標，目標的取捨分合，全看他所遇的阻力大小，與自身力量大小的對比來決定。他在贛東的動作，也可以這樣去理解。他在崇仁、宜黃間的動作目的在搜索我軍的主力，崇仁、樟樹間的動作在搜索我軍，宜黃、南城間，目的在攻南軍。但他所到之處，我軍主力都避開了，他到處撲空，十分苦悶。據前線所得消息，在這方面敵人遭遇兩重困難：第一是敵人南來的部隊有一半都染足疾，腫痛不能作戰。第二就是無法找到我們的主力，這自然是很顯的證據。但是他另一方面敵軍一路由崇仁進樂安、永豐，一路犯樟樹、新淦廣壽峽江，又明白有包圍吉安的態勢。無奈他師老力疲，人數不夠，我道路破壞十分徹底，致使敵人不但不敢運用動力化部隊，連騎兵都難於大量運用。以樟樹方面，敵人只能用幾百騎兵衝進來，又無步兵佔領。因此東西南北，四向奔突，變成了流賊性質。經我大軍一壓，不得不急急流過潯陽。最近有樟樹俘虜身上搜得來件，聲明因右翼感到壓力不能不退，敵派筋疲力竭的苦況可以想見了。這一切從上述情形看來，敵人在我軍強大壓力下，右翼已斷，於兩三天之內被迫放棄崇仁、宜黃和

南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敵人集結臨川，構築工事，似在久守。我軍進駐三江口，與敵隔江。

河對岸，由北面扼住敵人後路。同時在南城，宜費開有我軍新經補充的生力軍前進。

敵軍：敵軍前方是沼我無礙。敵軍前方是沼我無礙。敵軍前方是沼我無礙。

平江：順河兩岸，莫不中敵正在緊張，敵人似在期待者，我軍似乎也是有所期待。風飄秋風，

鳥啼不欠，要睡由我睡一睡則矣。我軍長而進，士高會中，中戰隊的人，是也。我軍前進。

小南木屏風，無敵無礙，我軍才去。舉軍前進，三乘車，平營去，我軍前進。我軍前進。

七、廿二寄。

—— 請解卓英軍軍補。

二、江津軍團才大變中。

...

## 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 ——記羅卓英將軍談話——

因得打頭臨川、東莞、南寧一線。阻止敵軍的進攻。這當然不是說的人員是  
有幾大百安插的。事實上，軍人的第一種訓練，非技術的訓練而為國。大得也。中亦有九月  
。小百得。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二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三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四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五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六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七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八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一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二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三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四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五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六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七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八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九十九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一百 將軍樹下大覺庵中

小靜。江水急漲，奔逐下去，嘩嘩有聲，三乘車子沿江走着，有些顛頓，却不苦惱。

我在描愁着所要到的是一怎樣一個地方，所要見的那些上高會戰中勝利的人物是一怎樣的樣子。我幾  
乎看見他長得很高，有像中國的眼睛，神態是公望。這些看象不是沒有來由的，羅  
將軍上高會戰的兩片時，至今還有幾句在我胸頭排盪。像「錦水銀沙落照紅」這樣的句子，是不  
能容易忘記的。當地又有人告訴我們，他只有三十四八歲。軍中將領衣軍服。

車子走出街道，經過斜坡，繞過池塘，到下一片森林前面。太極環繞着，帶白粉牆，在無聲

的小雨裏面靜靜的站立着，粉牆下面兩個衛士，瘦瘦的，也是靜靜的站立着。昨日謝絕了人間的榮華，今日有歷史在那裏選擇自己的友敵。做了呀，這偉大的，我們在這裏見到了羅將軍。

完全和想像中的人物相反：羅將軍有顯示重量的身軀，濃長的眉毛下覆着威嚴深藏的眼睛，動作語氣全富於強烈的進取性和行動性。這是一位能利用歷史給予他不小體量的領袖，年紀有四十七八歲。

我們的驕心，很自然的首先集中於羅將軍和印度軍隊。一連，究竟英軍在緬甸有多少力量？他們的戰鬥力又是如何呢？

據將軍談：英軍在緬甸共有兩師一旅，緊鄰我軍右方的是印軍第十七師，裝備好，戰鬥力強。印度兵的犧牲精神及戰鬥意志都非常高，緊接印度軍右方的是英編軍第一師，戰鬥精神和力量都比較印度軍為強。

關於我軍入緬以後軍隊的結合問題，外國業有許多機關不始如說我軍在緬甸所得的地圖都不合用，我軍部隊入緬後被指定的防區，使我們各團部隊在天然聯絡線及這些情形當然與英軍不合。



疑慮。但是

羅將軍以爲兩軍的合作與聯絡上發生的問題，大抵都屬於技術方面，極向地大而軍隊

少，關於地理方面，情形不能十分明瞭，因此有時消息聯絡不能完全如時如願，不能視爲故意。

總之，兩軍協力作戰，重要點在於能够互相信仰；自從我軍不顧一切，赴援仁安羌英軍以後，雙方的互信已經強大增加。對於我軍的紀律嚴整，士兵的吃苦耐戰精神，不惜犧牲的德性，英軍自統帥部以至士兵都能確切相信。（赴援仁安羌一戰，我軍救出英軍七千人，新聞記者三四人，其中有常在中國的傑克貝爾頓君，汽車二百多輛，此外當退出緬甸時，英軍汽車常常陷入泥淖，我軍數百人與泥中去拖拾被陷的汽車，也給英軍以強烈的印象。）據羅總部王主任談。（羅將軍又說，此次在印度與英統帥部會談，彼此都能開誠布公，彼此都承認真誠互信是合作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互信的建立將使中、英、美、印四國在印度發揮極其強大的同盟國力量。這一點目前正在開始。

羅將軍這次到印度，就住在英印軍總司令魏菲爾之的家裏，對於魏菲爾能耐勞吃苦有很好的印象，我們可以想像魏菲爾對他的感覺也會是好的。兩軍的互信增加，是一個很有利的合作基礎。

細戰結束得快，我們可以推想許多原因：兵備，武器，戰略，戰術，或者都有些關係吧？羅

將軍却簡截的說：「是時間問題。」因為英軍只有兩師半，人力原已不够，不足以防守偌大的地方，而我軍集中雲南邊境，遲延兩個月，方始能開進去，一切預備工作都不能順利布置，已經遭了敵人強大的壓迫，其勢自不能長時阻遏敵人。然而我軍終於進了緬甸，終於相對的減削敵人進展的速度，使敵人預定計劃的實現比英人所預期的要遲緩了許多人，因此我們爭取了時間，使印度邊境的國防得以比較鞏固，使敵人無從長驅直入，這在緬甸軍事上來說，還是一種成功。

關於印度國防問題，他說詳細情形不很明瞭，但就外面看去，很是不錯。對於印度軍隊的戰鬥精神和力量，讚不絕口。不過，正像一位敏感的政治家，他以為印度國防是軍事問題，同時更是政治問題。印度和印度洋，是同盟國聯絡線的樞紐，能守則同盟國連成一氣，隔開軸心；不能守，則軸心相連，據以行擊，並且隔離了同盟國。所以，最後印度為兩方所必爭，因此印度問題必需極快解決。羅將軍以為對於國防問題，印人不妨先顧事實，作可能讓步，而對於印度自治問題，英人也不妨看得較為遠大一些，雙方儘可邀約一個彼此互信的第三國家出來擔保。

我們繼續談到國內的戰事。他特別的提到了空軍的重要性，有外籍記者在場，使他知道中國的空軍需要是最好最適當的待遇。羅將軍說擊反攻敵人，必須陸空聯合作戰，才能確保摧毀敵人

目前美軍飛機在各處英勇戰鬥，確乎與敵人很大打擊，但因數量還是太少，還不能有機的配合地上部隊作戰，反攻計劃就要受到相當阻礙。講到反攻，他以為要摧毀敵人海上力量那運輸能力，同時打擊敵人本營，因此我沿海空軍根據地必須先加恢復，但題道要空軍完全能配合陸軍，進行動的時候才能有效。於是他們而提到美軍在華韓指揮官吳帶說，認為他是中國的真實友人，他不僅絕對主張美國用大量空軍援華，亦主張遣派美國陸軍來華協同作戰。因我軍中開眼是以前方軍人對於空軍的迫切需要，感覺是極一致，或說是站在第一線，所謂決心不離，則飛機後援軍實數不少。在精神方面，中國從去年以來就採取了反攻的態度，這派遣征軍到緬甸去，就是這一種態度的積極表現。有了這種態度，物質準備的完備，自然會來到，無論任何困難，在戰鬥中都應該採取這種皮肉相連的態度，以圖而入。假若敵軍軍士半路，豈不一掃而空。

越南戰事，前線人聞及情敵前實庭出英入電，既以由要其七十八回廣東前線某地，和而，對甲丁兩人雖大前強盛，其體自不勝其利，則並始人。然而非軍務必重了歸回，然其由長前前敵入非衣，而得軍裝中與兩敵，其到兩團以，衣前請開去，一四時開工，非不迫則其重，且其重

我軍供前敵的：一、是利開開。一、因我軍只百兩兩半，人成軍已不，不且以我軍大前敵





山下荷湖圩的街市沉寂的睡眼惺忪。天不卸時，齊聲歡呼。一班班以敵火。天一亮，敵對一來，  
敵軍忽然三束來的鄉路上，有一串黑影，搖搖不斷的晃動。一班班敵軍中，又有一班全副武裝。  
敵軍！每個戰士的心顫波着。槍聲過去，沒有還擊，但是，立刻偵察兵來報告：是敵人，不  
過是輜重部隊。黑黑，四圍只響雨點聲，公家知事，而敵軍帶着裝草中會響：

敵軍先搶山頭小於是先班火不水不先擲了對岸兩個高地。這時敵人要過橋了，橋上山頭一陣機槍  
下來，敵軍紛紛落了水。等到他們從橋南涉水也擲上一個高地時，我軍全連都渡了河了又連續的  
擲了幾個高地，其武雨點中間。天也變成了彈雨了。

了大戰爭就這樣完成了嗎？我軍只有七八十人，敵人輜重隊以外，戰鬥部隊且在增加。我軍預備  
對進的部隊還未見蹤影。戰鬥繼續了三個小時，擲彈連長負了重傷，第一個山頭上一班人一個也  
不剩了。轉移陣地成了必要。他們放棄了河岸的高地，轉到高地後面的高地，再放棄了這個高地  
又轉到田野兩邊的一對高地，始終保持着在敵人的外面，用極少的人力，極大的火力，控制着由  
市街和田野中轉來的大量敵軍。敵人的屍體和人屍覆蓋了田野。等到我們的戰士一個一個，一班  
敵軍的倒下去，到最後的一班只剩四個人時，他們轉到了這一帶田野兩邊的第二對高地，每個高



全師全軍難免殲沒。因為敵大若解決了荷湖圩，在東面久戰疲勞的××師就有腹背受壓的危險。那時進到了樟櫛和新淦近郊的敵人可以放心前進，情形該是如何不可想像！

師長梁得奎，一位高大的雲南漢子，長方臉，闊嘴，把他包了三道白銀的雲南大竹煙筒向樹根上倚靠住，站起來，用他特有的慷慨蒼涼的聲調說道：

「今天晚上，或死，或生，就在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我們一定要佔領那兩個大山頭。你們大家看怎麼移呢？」

「聽師長命令。」全體指揮官齊聲回答。

「好！今夜十二點。××團衝金華山，×××團，×××團的一部分隨我奪牛頭嶺。一齊用刺刀，衝鋒。」

夜裏是我們軍隊的特長，也是我們的士兵所最歡喜的。在夜裏，敵人不能躲在飛機和砲火的後面，陰謀殺人。在漆黑的夜裏只有人與人的戰鬥，而我們的士兵久已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只要能面對敵人。

深夜，十二點鐘，雨還是淋漓不止。雨聲喧鬧掩蔽了我軍的行動，我軍人人無聲急走，跑過



八個高地，衝到山腰，一齊上好刺刀，衝鋒。這時敵人方才發覺。慌亂中抓起機關槍步槍一陣亂放，機關槍步槍驟雨一樣射下來，我軍前面的戰士撲倒了，後面的踏上他們的身體衝上去，一層又一層，沒有後退，沒有轉向，指揮官也用刺刀衝擊，高叫：「消滅敵人！十分疲憊的敵人完全驚慌，以爲中國的生力軍到了。他們一層一層的散逃，我軍一步一步的奪上。七號清晨以前三點鐘，我軍完全佔領了金華山，稍後，我軍完全佔領了牛頭嶺，控制了荷湖圩，控制了附近地區所有的敵人！』

這二十四個鐘頭的惡戰，據說消滅了敵人驟馬八九十匹，敵軍七八百，我軍死傷據說也有三四百。但是不論具體死傷是怎樣，我軍已經用血肉換取了最有利的地形。次日敵人增援猛攻金華山和牠左右的陣地三次之多，都沒有能夠突破。

八日以後，疲勞過度、人數不足的敵軍開始退卻了。當記者和朋友B二十四日走遍荷湖圩戰場時，明明站在金華山陣地上看着遠近的原野：小風吹着，綠禾在陽光下緩緩漾開絲絲的波紋，彷彿有音樂在那裏流動，彷彿有小聲音訴說着：「中華人民，我們還是和你們在一起。」

七月三十日宣黃黃田村。

#### 四 姚顯微之死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贛江嘩嘩的流下來。荒野，古廟，兩具小小的棺木停在廟門口，灰色的破方桌上一對白蠟好像兩條紙捲，捲捲吐出半截黑芯，火焰幾乎看不見，在這張祭桌前面，疏疏的站着一小羣祭奠的人們。蒼蒼的江流，茫茫的野外，把這一小羣人對比得完全不存在了。

但是，這裏卻有着應該存在的死者。

朋友B和我一到吉安，就聽見了中正大學戰地服務團若干團員和團長姚顯微教授殉難的消息。他們的死成了許多人的徽戒，許多人的教訓，特別是在目前，當幾乎所有學校多多少少停止了

非戰場熱心的時候，姚顯微先生和他的學生們去戰地殉身的行爲，更顯得好像是可以批評的。但是，也正因爲是在這樣時候，記者對於這殉難者特別難以忘懷，並且，相信大多數的讀者對於他和他的同伴們也是不會忘懷的。

姚顯微先生，名字叫名遠，是中正大學經濟系教授，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經濟學。據認識他的人說來，這人是所謂不知世故，書獃子一流的人物。不過獃子却有獃子的心胸。

六月中旬贛東形勢趨緊，敵人進擾飛快，頗有過贛江深入的企圖。前後方的消息有時隔絕，後方已經下令疏散了。那時學校正要放假，姚教授不管這些，集合了三十九個同學，決定成立戰地服務團，利用暑假去前方一面推動軍民合作，一面收護傷兵。不是沒有人告誡他們，也不是沒有人勸阻他們，叫他們認明情勢。不過，暑假一到，他們四十七個人還是上戰地去了。

七月初，姚教授所帶的十一個同學到了豐城所屬的戰場，恰恰也是七月初，敵人集結了崇仁、宜黃、南城所有兵力，幾路向西，豐城縣屬幾個村鎮，特別是荷湖圩，成了敵人大軍通過的要道。中大服務團跟着某軍軍部就這裏和敵人遭遇了。

起先，在桐木橋軍部的時候，因爲形勢不很好，軍長勸他們走，師長勸他們走，部隊勸他們

走。但是他們是頑強的，民衆中間他們是不能去了，部隊中間，也是不能去了，不過，戰爭正在白熱化，爲了一二個山頭，雙方不惜幾次上下，受傷者的數目，很快的增加，可是擱架人却尋找不到，老百姓一個都看不見了。那麼，他們應該走嗎？他們難道也應該達到一個人都不見嗎？不，不能走。

事實完全不合於他們的想像。遭遇戰的混亂，緊張，突兀，變化，也是他們所完全揣測不到的。學校和書本都未曾告訴他們這些。他們空有熱情，對於戰爭，彷彿是被迫着應該站立在旁觀者的地位上，雖然他們的心是要求爲了抗戰而生活。

軍隊下來了，散兵下來了，敵人下來了，荷湖圩的山頭震動着，田野震動着，荷湖圩的叢草叢林到處呼嘯。我軍每一個指揮部爲了戰局，爲了軍隊的主力，把每一個兵士每一個指揮官變成了強烈的砲壘，單純而集中的向着敵人。這樣的形勢，遂使不能戰鬥的服務團孤立了起來，他們從戰鬥的隊伍脫離，走到了不知名的山中。

怎樣辦呢？有的人主張回到新淦，有的主張還是回去找尋隊伍。但是，他們不認識山嶺，同樣，山嶺也不認識他們，不會帶他們走出去。風起了，雨來了，大雨灌着他們，他們有的躺倒在

草上，有的在曖昧的雨中竄走，想從雨縫裏望出一條路徑，正在這時候，兩個同學忽然在草上打起極驟的寒戰來，癱疾綁住了他們。

十一個人，中間兩個女同學，被封鎖在山中有兩個鐘頭。兩個鐘頭之後，他們發現了一點救星，一個熟識的人出現在山路上，這人憑着他的職務和應有的知識，能夠指明他們應去的方向——西面，向右口，那是離新淦不遠二十里的村落，傍着贛江。過了江，他們就可以再談第二步的計劃了。

走吧，扶着病人，冒着大雨，走吧。不認識路，且靠沿途問着去。雖然人民都逃亡了，難道連逃亡的人民也會碰不見一個麼？

不，那邊山道上轉來了一個人，他牽着兩條牛慢慢的走着。

「老表，老表！」姚教授高聲的叫。

「老表，老表！」同學們也高聲的叫，並且打着手勢迎上前去。他們問着去石口的路徑，並且要牽牛人帶他們走。牽牛人慷慨地應許，但是他要求讓他把兩條牛先送給人家，因為牛原是借來的。

「那麼，你不要失信，你一定要回來的。」姚教授很信任的叮囑他。

「十五分鐘！一定不能夠失信。」那個人的談吐很漂亮。

十五分鐘以後，那人回來了。他帶他們去了石口，到了他的家裏，但是，他說現在渡口已經沒有了船。天晚下來，日本人要來，船更難找了，姚教授答應他四百元一條船，要他去找。

七點，八點，九點。他們燒了飯吃了，躺下來了，找船的人還沒回來。他們疑慮着，解釋着，寬慰着，犯痼疾的人已經在望着高熱。誰那麼忍心丟了他們就走呢？管他，休息一下再說罷。

兩個同學睡在門口，算是守衛。

睡在門口的人，糊塗中突然覺得腸胃猛烈抖了一抖，睜開眼，腸胃在一隻帶着紅膏草的人的手中接抓住了。

「敵人！」那同學高聲叫，同時抓起板凳來打。別的同学也都跳起來，拿起椅子和板凳圍攻，那做偵查的敵人轉頭就跑了。

敵人跑了，他們為什麼原因不跑呢？或者，爲了怕外面藏有敵人，或者爲了責任與感情的顧慮。無論是爲了什麼，總之他們對於戰時情況和應付態度完全茫然：他們知道有戰爭，却完全不

曾認識戰爭是怎樣一回事，這一切是很了然的。他們把大門關緊了，把兩個女同學關在一間後房裏，大家面對面坐在黑越越的屋子裏，彼此聽着彼此的心跳。姚教授在同學們中間走來走去呵安慰他們，甚至連後門都不會關上。

十分鐘後，十九個敵人來了。他們用槍托撞門，大聲喊着：

「開門！殺頭！開門！殺頭！」

姚教授着兩個同學緊緊把門抵住，自己站在門口答話：

「開門是可以的。但是沒有兩個條件，答應了才可以開門。」

他的條件也許我們會以為可笑吧，他要求保障同學的生命，和女同學的清白。他並沒有想到自己。

敵人沒有聲音，子彈卻從門縫裏射進來，接着後面擁進了大批敵人。於是姚教授用他唯一的短刀，刺中一個敵人，他自己也立刻受了一槍。同學吳昌遠向前抱住開槍的敵人，也受了一槍，

專門跑出去了幾個同學，他們屏息地躲在草叢裏，遠遠的只聽見姚教授嘶聲高叫：

「中華民國萬歲！」

兩個禮拜以後，一小羣人在新淦野外臨江的一座小廟裏，祭奠姚教授和吳昌遠先生。五個同學（兩個女同學）失蹤，四個生還。

這些寂寞的受難者究竟是不是遭遇了漢奸，不是我們所要深究的。但是前方漢奸何以多到能夠爲害不小，怎樣才能消滅漢奸，確已成了當前一個嚴重的問題。其次姚教授和他的同學們是不是值得在這個時期犧牲，也不是三句話可以答覆。目前前方對於民衆工作人員的需要，對於後方鼓勵的需要，恐怕除了成年累月處在困苦戰鬥中間的將士們，什麼人都難以想像。第三，姚教授他們的犧牲誠然有許多地方由於缺乏戰爭的常識。然而，中國目前的教育是怎樣應該把熱情的青年用適於戰時的知識充實起來，使他們在學校時能夠學習，在戰爭中無論那一種場合能夠運用，這問題的嚴重性，該又得到一次詩的證明吧。

死者是寂寞的；他們在戰場上流離轉徙，終於不得其用而被害。悵望着一羣可航的贛江，竟不能渡過民族熱烈的靈魂。我們對着這些照耀青史的丹心，無寧是負笈更爲適當吧。

——七月二十六夜豐城白陂。



# 五 請看敵人的「新秩序」！

——五月二十六號——

敵人的「新秩序」，是敵人在中國各處，所建立的「新秩序」。敵人的「新秩序」，是敵人在中國各處，所建立的「新秩序」。敵人的「新秩序」，是敵人在中國各處，所建立的「新秩序」。

—— 崇仁 —— 宜黃 —— 南城 ——

願有那神聖的劈盾

來吻遍這焦疼的土地；

願有那音樂的口舌

普遍神聖地受難的村莊

發出聲音，在這裏

屍骸濃臭，白骨拋在路旁，

到處都是瓦礫，荒場，

十里稻田，望不見一個人形，

蟬鳴震天很響；

啊！那年，那月，我們的土地，人民

才能從苦難中間解放？

荷湖圩一街的焦土斷磚，朋友B把牠們都拍上了他的鏡頭，那時候，他一定以為不會有比那更荒涼的景象了，我也是那樣想的。不知事實上那裏僅僅是一個微弱的起點。從荷湖圩往東，白陂、崇仁、豐陂橋、宜黃、七都、毛牌、黃田、南城以及途中的一些大村小落，山脚田上的孤獨房子，幾乎無一家不是一堆瓦礫和兩扇空牆。

七月二十六日我們離開荷湖圩，黃昏到了白陂，居民已經回來了不少，三三兩兩坐在瓦礫中談話，看見幾匹馬昂然走運街來，都紛紛走散，把大門關起來，得上登時空了。×××軍護送我們來的連長，一位十分謙卑盡心的四川人，喜歡連續不斷的說着抱歉的話。他走到人家去敲門，

一面敲，一面說着許多解釋的話，敲了許久門才稍稍開了一條縫，一個黃臉的女人滿面病容，伸出頭有神無氣看了下，就把門打開了。一家裏沒有男人呵。」說着就嘆了一口氣，「都是病的呀，都是病人哪。」

她的話一點也不錯。她本人生着病，她的媳婦在發瘧疾，她的大孫兒鬧肚子，小孫兒也是回黃發腫，她的一個長工有一個極大的肚子和尖瘦的小臉，每個人一開口就要帶着哼聲，長長的拖在言語後面。

起先，我不明白這一家犯了什麼毛病。過後在樹心坐下來，只見前前後後圍攏來的人，男女、老、小、連吃奶的小孩子，沒有一個不是病態，只剩得一對眼睛呆呆的望着人。說起話來，兩句一休息。三句一長嘆，滿嘴噲噲都是悽悽呻吟。原來鄉村本來就有癩與痢經常統治着，這次敵人到來，他們都不曾逃，只暫時躲在山中。連日大雨，山洪大發，山中人大半截都在水中，糧食沒有，只有用山水解渴，山實充飢。逃回來全鎮的人都病倒了。這情形自然也不是白陂所獨有的。

白陂鎮上燒了的房子不算多。

次日上午到崇仁。走近城區，我幾乎疑惑是到了破爛傢具拍賣場，橫街全是破門板，床板，竇櫃，桌椅，板凳，破神櫃等等，每一所房子除牆壁以外，就只有破板斷柱，裏面亂堆着一些風車，箕籬，破櫃子之類，大半是空虛無人。

崇仁河岸一座天主堂，據說裏面門窗戶壁都搗光了。中國神父一位遭敵人痛打，負傷逃走，教徒全數被「被劫，裏面避難的人都被趕出來，老年婦女和很小的嬰孩都被趕下河去，河中漂流屍首一百餘具。中年少年婦女都被強姦致死。自此以後，敵人大肆屠殺，光是天主堂對面一座小菜園裏就有屍骸八十餘具，城郊死者上千人。除了燒殺姦淫之外還要搶。搶米、搶豬、牛、鹽、糖、還搶人。壯年男子被敵人搜出拖去做挑夫，十一二歲至十五六歲的孩子們也被拖去，隨軍做勤務，並且送去後方南昌一帶訓練做漢奸。據說崇、宜、南一帶搶去孩子近千。後方政治工作不夠加緊，民衆既無組織，又無訓練，當然不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和孩子，軍隊在戰爭中勢難顧及敵護孩子的問題。致使剛剛育的鄉村兒童落入敵人掌中供其魚肉和利用。今後對於戰區搶救兒童的工作還是要政府多加注意。根據以往沿長江一帶搶救兒童的經驗，切實組織專門負責的青年工作人負，隨時在戰事發生的區域疏散及搶救我們的兒童。這工作，即使敵人不搶我們的孩子，也

是必須舉行的。據記者目睹崇、宜一帶孩子們留下來的無一個不病，無一個不是癡呆茫然。許多兒童失去了父母，流離病餓，都在死亡線上。你問他：

「媽媽呢？」

「媽媽被日本人統死了呵。」

「爸爸呢？」

「不知道呵。從撫州爸爸帶出來，後來不知道呢。」

「你是怎麼樣來的呢？」

「不知道呵。」

「你是什麼病呀？」

「肚子痛，肚子發燒。」

他的眼睛鼻子都腫得看不見了，說一句呼一句。這是一個十一歲左右的孩子。像這樣的病孩

子，大大小小沿路都是。掌握民族今天的人們，請爲民族明日的生命多多打算一下吧！

病，在崇仁也是廣泛的流行。腐屍兩週不能掩埋，腐爛的食物，淹死了無數人停屍河中的利

水都是病源，加以敵人沿路搶豬、搶牛、只割食一小塊，就把餵屍丟下井中，井水都中毒。逃難人在熱天行路或躲在山中，什麼水都喝，以致病人滿城。全城每家平均至少有三個病人。病情多半是痢疾、瘧疾、霍亂。縣長對此情形完全沒有辦法。醫藥，衛生工作人員完全沒有，醫院都已燒光逃盡，病災廣泛的蔓延着。宜黃、南城也有同樣情形，中央衛生署防疫大隊原有派在各省負責防疫工作的人員，江西不知屬於那一隊。對於戰區的病災之蔓延，主管機關似乎需要隨時注意，隨時派人馳往戰場恢復地點，立即進行除病工作才好。

——八月二日南城警備司令部。

## 二

七月廿八日下午三時我們別了崇仁。自昨日起，據說已經過了三伏。天青如鋼，太陽白花花，灼得人滿眼發黑，皮膚焦痛。馬在破碎的路上慢慢走着，我們不敢打牠快跑。因為地面上敵人的便衣隊散兵游匪很多，沿路都有軍隊護送。他們極盡忠實，我們緊走，他們也緊走，我們慢走

，他們也慢走。如果我們放馬跑去，他們勢必要和馬賽跑了，因此雖然馬跑起來，馬上人覺得涼快舒服，我們也還是顧讓牠一頓一頓的慢慢走去，否則烈火一般的陽光，將要把跑步的士兵完全烤壞了。

再也不要提到敵人經過了的鄉村，原野和山林。敵人已經在這裏帶來了它的新秩序：疫癘，屍臭，毀滅和荒涼。馬在山裏面走，在田野中間，在樹林裏，也在山窪子的小屋前面行走着。但是，無論是在山裏，田邊，樹林中，草中和空房子裏，只要一留心就看見或是一堆白骨，或是一堆爛屍，或是瓦片磚石掩蓋的屍體，或是捲在一堆爛衣服裏面的破手斷脚。有的是人的，有些是馬的。往往在顛骨肋骨的旁邊躺着一大灘臭屎一樣的東西，那原來是名叫肚腸的。沿路走來並不特別注意，因為屍臭自會鑽進你的鼻子。夏日所特有的草香，花香，稻香，山林裏特有的樹香，完全被屍臭掩蓋住了。人在這種情況下走着，不覺暈眩是不可能的。

不但是在野外，就是城市的房子裏也免不了這種屍臭。一次我們停歇在一個有人的房屋裏，屋主主人新回還沒有幾天，坐在他的堂中整日屍臭。使人不敢呼吸。我只好時時將萬金油塗在鼻孔裏面藉以支持。敵人在這屋裏殺害了幾個人，弁屍屋裏，還是主人來才清除出去的。

戰事已經過去了三個禮拜，屍臭和屍骸還是這樣普遍，這一面說明我們的掩埋工作進行得并不理想，同時敵人的殘酷也更顯明。死屍中大半都是我們的人民，一部分是我們的士兵，別的都是敵人的大馬。敵軍的死屍和重傷者都被他們自己燒掉了。而我們的難民大抵都是在敵人未來以前，受了漢奸的宣傳，認為不用逃跑，只消軍事臨頭時到山裏躲一夜就得。不過事實却過於殘酷的教訓他們。敵軍到處不僅把留下的人民姦淫屠殺，而且到山中去搜殺。至於扶老攜幼逃難的人民往往在中途遇着敵軍，把一切所有都被他們搶去，並且任意被刺被打，據敵人退走時在崇宣南線上恢復防務的軍人說，當時沿路都層層積排滿着各種形狀的死屍。我們的士兵因病因傷滑路停下來，都被敵人刺死了。而敵人的大馬因為大路破壞不慣走田野間小路，又常常遭我軍痛打，死的也極多。

這些爲國死難的人民和士兵，這些無辜而死的馬羣，是日本法西斯遭受最後的毀滅的審判時鐵鑄的見證！

誰說我們的原野不美麗呢？經常我們總是在清晨四點多鐘就動身。常常在田野中間走，早稻



色，小風過去，漾着橘黃的碎波。晚稻青碧，秧苗尖尖的手指在風裏輕輕招手。田裏清水

三四寸深，山影倒插在裏面，成排的緩緩的流。白雲下面，白鷺打着旋兒飛上飛下，各種不知名

的鳥此起彼落叫着，是城市裏面聽不見的。少時太陽從山窪裏像一畝白霧湧出來

，散落在熟黃了的早稻上面，赭紅色的稻梗和綠色的稻葉上面，金碧閃爍，像瑪瑙鋪在陽光裏。

有時候，從山谷深處的樹上冒出一兩股青烟，在這幾十里不見人影的地方看見青烟，心理面溫暖

親熱的感覺是無從形容的，像看見了親人的久久注視着，眼中不自禁的漲滿了淚水。

然而，青烟是極少極少的，自然供與了一切美麗，可是這樣寧靜的美麗是何等的寂寞呵，這

裏沒有人。早稻等候收割，晚稻等候除草，乾了的稻田等候車水，白鷺在野林裏飛，等候牠的主

人回來。但是，田野空着，山谷裏空着，破房子裏空着。

登石槽以遠望兮，路渺渺之默默，入影響之無應兮，聞有烈之不可得。

聞有烈之不可得。

行走在祖國最豐腴最美麗的原野上，就好像走進了死亡的荒原。一天，兩天，我們行走在荒涼中間，沒有水喝，沒有食物，雞蛋菜蔬，這些都是最普遍地長在鄉村裏的東西，可是我們找不到，我們口裏生烟，肚腸打結，許多士兵從田裏舀水喝，那些充滿了屍毒的水，他們三個兩個的癱倒下來。我們只有把自己的藥品散給他們，忍着飢渴，向前趕路，整整一個禮拜的期間，我們或者一天吃一頓或者一天不吃的行走着。我們帶了些糖，用糖充開水，或者在有辦法的地方多買些生藥帶着。

夜裏，我們宿在一所被燒後只剩了五間房子的村莊裏面。那是一所空房，四壁無人，月光瀉地，樹影不動。一條瘦狗鼻尖貼地，一路嗅着走來。到了我的跟前，在腳上嗅嗅，身邊嗅嗅，抬起頭來望了我一眼，自覺無味，又垂下頭兒，沿路嗅着，走開去了。

敵人把荒涼和死亡散布在我們的原野上。但是，現在敵人已經走了三個星期了，我們的人們爲什麼還不能回來呢？爲什麼他們看見了我們要遠遠的逃竄？爲什麼我們的軍隊還是叫他們恐怖呢？想想看，幾千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軍，要打擊敵人，但是，沒有人民，沒有茶水，沒有食物

，成天成夜的飢餓着，並且時常要怕漢奸的襲擊，這成了怎樣一個長象！

晚間淒涼，早上恬靜，午晝炎熱，我們半飢半渴的走着。許多晚稻田裏長了草，有的紅，有的藍，有的黃，還有成片的青苔，把稻田鋪得像死水池。有些草開着小白花，在秧苗中伸出來，像長的白霉，有些稻田像禿子的頭髮，草已經把牠蝕乾了。偶然看見了一個農人站在田裏，我們像在荒野中看見了一朵花一樣，老是定睛看着他。士兵們都叫起來：「有老百姓了！有老百姓了！」但是老百姓自己是怎樣說的呢？

他是受害者之一。敵人來，他躲在山裏面，他的豬、雞、牛都被敵人殺害了。他的被褥帳子被敵人拿去墊在水田和破路上面，以免損壞馬蹄，他的衣服都被敵人撕成了一條條，他的蜂被敵人趕散，幾十斤蜂蜜偷去了。他聽老百姓不幫軍隊，就氣忿忿的否認。他講着一段故事做他的證明：

「那時候我們躲在那個山裏，那樹林子後面的。我們軍隊來了。他們歇在河邊上燒飯，那時候，我們也有老百姓在河邊上曬，在洗衣服，老百姓就問：

「老表，宣黃還有我們軍隊麼？」

「那裏，我們的軍隊都過完了。那裏都是鬼子呵。」

「那樣！——老表，我看見宜黃那條路上有兵來了呀。」

「哦。真的！」

「那個老表就爬上山去一望呀，果然其然，好些日本兵來了嘛。他們就趕快上山囉，後面那

個大高山，吧哪吧哪，一陣陣槍，打得好利害呀！呃，鬼子就打跑了呀。這不是老百姓幫軍隊嗎？」

並他沉默了一會，又慨嘆的說：「這些鬼子又不知爲什麼，把豬殺一刀就丟在井裏，——這是

怎麼得了呵！」

「不管什麼，鬼子來了就用槍打他。」

聽了這句話。他像忽然被刺了一刀的跳起來，拍着腿說：

「槍！那裏有呀。查出來有槍，當官的說你是土匪，要殺頭！我們又不認得那樁是鬼子，那

樣。我們的軍隊，他們都是一樣的嘛。」

這簡短的幾句話完全表入民由衷的哀鳴，他們無法認清敵人，同時他們也不亂自衛。他們陷

於完全無助的恐怖之中，只有讓他們的家被焚燒，讓他們的秧苗荒蕪，讓他們黃金一般的稻子萎

殘在田裏。但即經湯之中，只自願帶門內家近矣。...

到幾時人民能夠和軍隊並肩站在一起，保衛自己的家鄉呢？

——八月六日光澤天主堂。

一節！其真自費。查出米計數。...

三

「不計其數。那刻忽然掉下了一口山...」

在宜黃停了半天，聽說這裏原是一個比較大的城市，城內有兩家旅館，還有一家不壞的酒店，並且據說還有一個江西各處都有的陶陶招待所，人口據說也有三萬左右。但在記者眼中的宜黃却是完全兩樣，馬在破磚斷瓦的空街上穿行了一刻多鐘，才找到一家有人的房屋，裏面都是病人。在牆上轉了一個圈，總共大約不曾見到一百人，不，一百人說得還太多，男女老幼恐不曾見二十個。糖，雞蛋，豬肉完全買不到。士兵們只有一點辣椒吃飯。

宜黃跌甚慘。敵人六月八日早上劉崇仁，下午三點鐘就進了宜黃。那時宜黃還在過太平日子。居然絲毫沒有擾動。一家紙廠，一家織布廠還在工作。女工還在攆紗走線的時候，敵人已舉

站在她們面前。縣長繞城逃走，敵人開始了毀壞。全城是原封的交與敵人搶劫，弄淫，焚燒了。

軍是帶的積穀和糧食的軍穀；被敵人焚燬了幾十萬擔。聽說臨川縣屬龍骨渡被敵人焚燒的穀也有

八十萬擔。

從宜黃到南城，由×××軍軍部派人護送。道路是完全破壞了，就是鄉間由石子漫成的鄉路

也都完全稀爛。兩邊稻田的水漲進來，全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水塘和泥窪。馬腿常常陷落一只多

深，騎馬的反要下來，幫助馬拔出他的腳，沿路常常有破門板、床板、寶櫃、板凳腿甚至於棉絮

疊成四疊，墊在水塘和鴉卵石中間，使人馬好走過。這些顧顧都是敵人幹的。大馬的屍骨也常常

現。

沿路村莊茅舍都是燒燬的蕪蕪。毛台村只留下了半個房子。湖條魚黑約柱子剩了半截，還

爛爛站在那兒，像林有所等待。

宜黃南城之間有一大段北嶺山峻嶺。茂長的樹林，綿密陰森，覆有成形的路徑，頗有些像原

始森林，山水奔流，四面響響，流成許多不知來由和去路的小河。河水湍急，大約一尺多深，河

床全是可數的卵石，我們徒步涉水四次，方才到了可行的山路上。經過了不少的屍臭地帶，在八



敵人六月十一日來到南城也沒遇到很大的抵抗。聽說南城陷落之前三天，縣長已經走了。敵人進來，除了搶去物資不算外，搜羅婦女七八百，關在東門外的一家倉庫裏面，專供姦淫，此外就是放手殺人，城內被屠的人屍有一兩千；到敵人退却，我政府機關入城市進駐的時候（七月十日）還掩埋了屍體五百餘具。

愛爾蘭籍天主教堂原是中立國的機關，敵人衝進去了。據當時眼見的中國人講，神父向敵人聲明愛爾蘭是中立國。敵人把眼一瞪，說：「什麼中立國！日本不管，日本只有德國和義大利是朋友，其餘一概是仇敵。」說着就把神父和師姑完全集中在一個地方，不能走動，並且用槍向神父威脅。隨後就縱兵劫掠，把教堂裏的公私物品一律翻出，用的拿去，不用的搗毀破壞，所有極小的東西如拾布女人的衣服瓷器等等，都蕩然無存。

對於他們自稱為朋友的德國醫院和醫生，他們也并不講究朋友。德國醫院的卅字旗被他們撕碎拋在地上，德國醫生某告訴他們自己是德國人，敵人應聲就給了他正反兩個嘴巴，並且質問：「你既然是德國人，為什麼不去打蘇聯？」德國醫院被燒一空，比愛爾蘭天主堂更慘。

這情形與我們對待德國人民的態度正好是強烈的對照。政府對德宣戰時，全國的德國人民都



受拘留，在南城的德籍教士和醫生（女的在外）也進了集中營。但是集中營就是他們自己的教堂，他們照樣可以做禮拜，看病，集合教友，到教友家裏去。他們的飲食一切依然照樣由他們自己辦理，自己主持。他們所受唯一的限制是不能夠到其他地方去。南城戰事到來，爲了他們的安全起見，已經全部送去了另外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也是他們的教堂中心，他們的教友還可以隨時去看望他們。這情形比較他們的朋友所施之於他們的待遇，不知會令他們有怎樣的感想呢！

敵人到處破壞各銀行、各機關、教堂、醫院的保險箱，盜竊所有的外幣和金銀器物。但對於我們的法幣，敵人久已蓄意破壞，而且敵人現在的行動，變成了流寇，以剽劫爲生，難於運輸衆多的東西，所以對於法幣也如對待積穀一樣，拿到就撕毀。

敵人滯留南城二十天之久，等到一切都破壞得差不多了，前方軍事失利必須逃走時，就在七月七日開始，火焚南城。他們有計劃的在每棟房子裏堆好破門板壁之類，然後灌好火油用長長的火把引火。碰着房屋與房屋之間最高的磚牆火不能過去時，就用火燎舉起火到第二家去燃放，每條街道，每條小巷，每所較大的房屋都有敵軍若干專管放火，這樣有計劃的大燒了三天，南城全燒成變成了一堆土。

一月來，南城的慘狀，真是慘不忍睹。敵人的飛機，整天在城上飛，投下大量的燃燒彈，把城裏的房屋，燒得一片瓦礫。敵人的炮火，整天在城上轟，把城裏的房屋，炸得一片瓦礫。敵人的毒氣，整天在城上飄，把城裏的房屋，毒得一片瓦礫。敵人的飛機，整天在城上飛，投下大量的燃燒彈，把城裏的房屋，燒得一片瓦礫。敵人的炮火，整天在城上轟，把城裏的房屋，炸得一片瓦礫。敵人的毒氣，整天在城上飄，把城裏的房屋，毒得一片瓦礫。

敵人的「新秩序」在崇仁、宜黃、南城這一路上已經十分殘酷的暴虐了牠自己，這個「秩序」的確實名字，就是獸性的瘋狂的毀滅。敵人所要建立的就是這種普遍的毀滅。但是，他是嬰兒全失望的。僅僅在南城這樣一個小地方，僅僅在追贛江撫河中間的一片原野上，他的毀滅還是無法徹底。究竟在廢墟中間，我們又有新的房屋建立起來，我們的小鳥還是在柳銀子一樣的聲音唱歌，那怕在瀾漫的勞邊，我們的紫色小花還是成球開放。在敵人毒意的毀滅之前，我們將如初生的鳳凰，展開牠輝皇的新鮮的翅膀。

我們不怕敵人「新秩序」，但是却要防備我們自己的舊秩序，不許牠阻擋我們的土地和人民從苦難中間澈底解放。

——八月六日，光澤天主堂。

## 六、黑雲東南天底間

九月間會同敵軍，大抵已沒有多少人。敵人之「新秩序」在崇仁、宜黃、南城這一路上已經十分殘酷的暴虐了牠自己，這個「秩序」的確實名字，就是獸性的瘋狂的毀滅。敵人所要建立的就是這種普遍的毀滅。但是，他是嬰兒全失望的。僅僅在南城這樣一個小地方，僅僅在追贛江撫河中間的一片原野上，他的毀滅還是無法徹底。究竟在廢墟中間，我們又有新的房屋建立起來，我們的小鳥還是在柳銀子一樣的聲音唱歌，那怕在瀾漫的勞邊，我們的紫色小花還是成球開放。在敵人毒意的毀滅之前，我們將如初生的鳳凰，展開牠輝皇的新鮮的翅膀。

## 六 漂泊東南天地間

——浙贛學生在建陽。

帶着南城的噩夢，記者於八月四日到了黎川。黎川未經敵人蹂躪，但街市也帶着淒涼面目，逃民沒回的還是不少，這情形到了光澤就比較好了一些。有一家齊整的陶陶招待所，在那兒可以得到午餐。

從光澤到建陽，有了公路局的班車，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只要一天。這一條路是浙贛兩省的邊界。武夷山脈沿路綿延，黎木森疏列陣迎送着車子，山上的急泉沖瀉下來，山腳就瀉瀉流出深青的小河，河面很寬，河深却多不過兩三尺，時時有橫斷江面的灘石冒出水面，灘石上段，水面鏡

平，發出乳白色的柔光，像靜夜的月色，灘口白浪跳擲成球，水奔騰沖激，打着漩渦，相互呼嘯着趕去下流。河上沒有橋梁，下汽車過去時，人下車來，由渡船運過，汽車則另有平底大船裝載，用篙撐過去。這是建溪的上流，名叫富屯溪，而建溪也就是閩江的上流之一，繞着建陽。

八月七日中午，汽車在閩北重縣的建陽街道上經過，太陽像鎔鐵瀉在地上，門窗緊閉，樹影不動，馬路空蕩蕩被陽光焚燒着。向本地人打聽，說是人都走警報去了。在馬路上轉了兩圈，找不到東西吃。

建陽據說原是一個小縣，四鄉居民和閩北各縣一樣，種米種玉蜀黍花生之類，米糧夠吃，現在粵處在兩條公路的交叉點上，北通浙江江山，南下長汀，直去贛州，西起江西光澤，東達福州，地位很重要，自從浙贛路戰事發生，軍事上也成了要點。記者到的時候，正值敵人在仙霞嶺北面稍攻擊行動，同時在浙西南松陽、龍泉間活動，建陽每日都有警報。假如不遭有力的阻擊，敵人很可能會師建陽。但自從我有力砲隊一舉收復了仙霞嶺外的保安橋和峽口以後，敵人雖宣傳九月間會師建陽，大抵已沒有多少人爲之擔心了。

建陽一個重要地方，大半白天見不到人，辦不了事。若沒有家或一定住宿地點，就吃不到

東西多數人民站在橋下面或房屋門口，半死的一樣呆望着。警報往往三四個鐘頭都不解除。不但緊急警報時如此，就是沒有空襲，亦找不到人，甚至連汽車站長都跑到十幾里外去走警報，不到下午不見回來。

下午三點鐘以後，好像忽然從土裏冒出來的一樣，滿街滿巷都是推擠不動的人羣和車輛。大汽車、小汽車、穿軍服的、穿制服的、穿旗衫的、穿旅行衣褲的年青女孩子和穿學生裝或者便服的男孩子們塞滿了街巷，坐滿了每一家蓮子店。如果有一個人以上的人數，走進一家蓮子店去，你不必企圖有一張空閑的桌容你們團圍坐下，總要這張桌上掛一個，那張桌上掛一個，當你挑那有名的蓮運到口裏去時，你面前桌上或者躺着一個嬰兒，他辛苦憔悴的母親就在那桌上給孩子換尿布，並且把蓮子湯和藕粉灑進不到一個月的嬰兒的嘴裏去。嬰兒的小小舌尖慢慢捲着，吸着，好像在吃奶一樣。這些受難的母親和嬰兒都是從浙贛逃來的。有的在這裏逗留着，觀望着，還同淪陷區去，有的連日連夜，又要趕路，這些漂泊人到什麼地方呢？他們說：「沒有一定，沿途尋找不到親戚哩。」

河邊石上，許多穿旗衫的女人們，把旗衫捲上大腿，蹲在石上，慢慢搗洗衣服。他們說自己

是某軍的，某師的，或者某團某營的。情形不像工作人員，原來都是軍官太太們隨軍下來的。軍隊因爲她們不能快走，她們也因軍隊不會早退，大軍下來，擁擠塞途，轉運工具不能如意辦到，她們也嘗盡了漂泊的滋味。

漂泊的苦痛，應該讀那些青年學生們來開口，才知道我們這一代年青的生命是在怎樣受着煎熬。記者在這兒寫字的時候，正是幾百學生擠在專員公署門外，打手印，填姓名，對證件，傾每天兩塊錢生活費的時刻。他們必須每天去領這一點錢。雖然建陽的軍米也要七八十元或者百元一擔，茄子豆芽都要一塊錢一斤，每餐客飯起碼是五元，他們却不敢嫌兩塊錢少，不去領牠。因爲這就是他們所賴以活命的一切。

自從五月十五日浙東軍興，浙贛兩省的中學生以及由上海撤退下來，停留在浙江的大學生，先修班和中學生的，漂泊於東南天地間的至少有十萬人，有些報紙甚至說有二十多萬。他們無法留在故鄉。敵人見學校就燒，見學生模樣的就逮捕屠殺，臨川龍骨渡一所女中學不知敵人要來，以致留校凡十八個女學生全數被拉去送往南昌。因此各地撤退的民衆首先或者唯一的都是學生。他們撤退時大半身無分文，上海來時比較好一點，但也不是有特別多的錢應用。有些學校比較負

責任的，還帶着學生走，沿路不管他們的食住，不過，至少替他們運行李，雇挑夫。不負責任的學校到了時候，校長一跑，學生就像孤兒一樣流落下來，有的結幾個伴，半乞丐式的，走向他們眼巴巴地望着的祖國。像這樣地經過建陽的學生有一千多人，眼前留在建陽的還有五百多。

所有的學生逃出來都是千里步行。把冬衣破褥書藉完全丟光。只帶着幾件夏衣，有的甚至連夏衣都丟光了，只剩身上一身衣服。夜晚洗了，早晨穿上。比較好的如麗水英士大學先修班的學生們有學校管他們到雲和，雲和以東，學校只發給他們每人七十元。從雲和到建陽有六百多里。他們其勢只好也拋棄行李，只顧一身。路上沒辦法，只有去縣政府請求救濟費，每人每天一元五角，但是離開了縣區，在鄉鎮之間卻沒有這筆救濟費可領。沿路各鄉鎮公所對於他們不聞不問，晚間沒地方睡覺，只有露宿。許多學生生病，大都是痢疾、瘧疾，甚至傷寒，前十天中，已經死了六七個學生。

半乞丐式的到了建陽之後，還要繼續的在建陽半乞丐式的磨着日子，建陽的救濟費是兩塊錢一天，吃一頓早餐都不够。沒有結伴，不能燒飯的學生，往往一頓大餅就把錢吃光了；結了對個像，更能够自己作飯的學生僅領一張公米條，每七毛錢買一斤米，有的學生一天就夠了，再買

冬瓜，或者蘿蔔乾，或者茄子燒一鍋湯，這就是一天的糧食，冬瓜等一塊錢一斤，講到油鹽那是幾乎等於沒有的。問到肉，他們慘然的笑笑，搖搖頭，眼看著地下說：「從逃難以來，就不知肉是什麼味道了！」

沿路來他們就有不少人病了，到了建陽，病得更多。建陽原是香蠟成兩傳染各種病症，並且又是閩北有名的瘧疾區，來的人十九犯瘧，他們往往殫劑兼來，有的隨之轉傷寒，以致不救。醫藥方面，他們絕無辦法。建陽醫院有等於無，他們也沒有錢看病，即使看了病，也無錢買藥，奎爾丸此地三死一粒，還難得買成。其他更不必說了。

除了眼前這些毫無辦法的困難以外，他們最擔心而最感痛苦的就是繼續求學的問題。許多是初、高中畢業生，下年要升學，許多是學校已經散了。要轉學。有些已經考好了本學，卻沒有旅費，也接不到任何通知，不能前去。對於這一方面，教育部至今沒有確切的規定。建陽的五百多學生，其中大部分留此已經一個多月，每日只是燒飯，洗衣，打手印。領教濟費，乞丐般的挨過每一個可憐而無望的日子，把青春的美麗和高貴消耗得一乾二淨。當局對於這方面的憂慮雖異常寬大，對於對此發給學生兩塊錢的事却十分嚴明。學生沒有證件，或迫迫原有的一點錢，這還要來領



開燒鍋，喝一碗蓮子湯，或自己不能去領而託人代領的分子都一律加以限制。試問學生逃離，那來證件？一碗蓮子湯一元五角，領去兩元，至多不過浪費了一碗又三分之一的蓮湯，有什麼理由加以防範？至於爲防學生冒領，遂不許代領，爲了這區區兩元錢，把學生防得這般密，傷盡他們的自尊心，似乎也不是政府撫育青年的本意吧。

關於浙贛漂泊學生，整個問題：研學如生活，醫藥等等，如何解決，至今還看不見什麼眉目。學生們在這飄蕩着疫癘的天氣，無論是長途步行，無論等候救濟，都是飄蕩游梗，苦不堪言。晚八時及三時，常常痛哭流涕。轉眼秋涼，「寒衣處處催刀尺」，這些失了家，失了學的孩子們，有幾爲他們預備寒衣？

建陽警備司令趙復漢先生對於建陽流離學生曾經發起捐款救濟。聽說已經捐得了兩萬多元，準備使青年無法上學的來開辦青年食堂，青年宿舍，專門用廉價飯食和居處供給青年。聽說事情已在籌辦中，並要爲無法求學的青年舉行小本貸款。記者除衷心禱祝這項事業成功以外，並向教育當局及各地教育界名流爲十萬青年請命。教育當局應該把解決浙贛流亡學生求學問題看成下半年最重要的一項重要事件，能够舉辦臨時中學須即刻着手進行，在進行期間，爲解決目前青年

加、...

火熱的痛苦，應當速令同等學校在開學時容納同等程度的學生，免費借讀。各地教育界名

流對於這些流亡學生，也應大開他們金子的城門，使這些眼巴巴地望著祖國走來的年青人，不致

於有無泊無地的感覺。國家雖在困苦的時候，那至於管不了自己少年的兒女？

「挺近前人不計。」××軍軍士激憤重託的語。

「不計了，不計了，不計了，不計了。」××軍軍士哭聲的語。

「不計了，不計了，不計了，不計了。」××軍軍士哭聲的語。

「不計了，不計了，不計了，不計了。」××軍軍士哭聲的語。

### 小 歌 辭 彈 好 中 的 情 節

這是不久以前，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在敵人的炮火下，在敵人的刺刀下，在敵人的槍口下，在敵人的

## 七 浙贛戰役中的敵情

記者每到一個軍事指揮機關，必然要問一個同樣的問題：敵人打了幾場仗，他的力量比從前怎樣了呢？戰鬥力？裝備？士氣？給養？……

「呵，不行了，不如從前得多呢。」××軍參謀長笑着回答。

「現在的敵人行不行。」××軍軍長搖着頭沉沉的說。

「敵人怕死，呢，怕死得很。」××戰區政治部主任說了幾次。

不過，長官們也並沒有輕視敵人。他們常常用憤慨的口氣罵敵人的長官，是我們一時難以

理解的地方。說苦，想當家合國戰爭對這國學科容繼同學感到四學主，求實對難。谷賦會異谷

那裏，在兩個多月的新戰役中，我們的敵人究竟怎樣表現了他自己？這一類受傷的野畜生

的利爪，在那裏，地流血不止的，地方在那裏？首先是在

其次，在

其六，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這人

神出鬼沒似的。

王說：「張宗、劉煥、劉派、劉大、水、歐、平、土、出、淮、一、錄、歐、對、味、一、平、歐、右、一、書、將

中隊獨力擔負遠程出擊的任務是否這次戰役中關於敵人的新發現，記者無從確實說明。

據說，青無縣官部有人講，這是敵人由緬甸之戰中搬運過來的。為了在道傍破碎的地面上，揮舞着

旗幟，敵人在這一次常常採取以中隊為獨立作戰單位的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即並不到此則說，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再，敵人有輕重機關槍，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且用大隊和連隊，前四方面兵，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訓練的，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敵人的進攻，無不採取這種辦法，每中隊被多不獨有無幾通管戰狀

有的不過三聯隊的三分之一。比如二七師團共有步兵三個聯隊，騎兵一聯隊，一個山砲團和工

兵兩大隊。實際上由天津調來作戰的只有二七聯隊（山砲團）的三分之一，僅僅一個大隊的人數

，藉此據深知內容的人吐露。敵人此次實際兵力，不過四五萬人。就這樣一點力量還要騷動他的

總部佔領區，才能辦到。這證明敵人在中國的兵力缺乏到了什麼地步。因此不得不虛張聲勢，以

聲勢之多來欺人耳目。同時敵人要以儘少的兵力完成儘大的任務，所以兵力的部署也一般的比較

不平均。據直軍官部的研究，敵人這次把力量分為第一線兵團和第三線兵團兩種。第一線兵團於

五月十五日發動，沿路在重要佔領區附近控制不動。在五月二十四日到達金華關路的目的地以後

，第一線兵團就控制在這裏。而第二線兵團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由杭州出發，沿路奔江南下，與從

蘇州來的兵力和沿公路來的部隊三面會攻衢州。這面分全力作兩線兵團的辦法是否第一次應用，

我們很難知道，不過據長官部方面講，似乎是第一。記者不置軍事，也不明當其具體情形，

不知敵人的所謂第一線兵團和第三線兵團的內容和他們的任務是否劃分得最他們的姓名都極明確，未

或者敵人於到達金華的途中，發現自己的兵力還不足以騷動前線那個重立的堡壘，衢州，與

杭州，直走衢州北面，配合完成包圍。不過，無論如何，敵人在金華衢會戰過程中，

步步緊逼的情形，是比較地可以明瞭的。把這情形和他在贛東及浙贛路西段剝掠流竄的狀態比較

，相差甚遠。據此我們大略可以判斷，敵人之放棄浙贛路西段及其以南的佔領地區是必然的。這

一段路和他以來的掩護地區已經不守，則衢州成了雛形突出，自然也非退不可。而金蘭一帶却未

必盡然。因為牠們是上海物資運來的孔道。至少在蘭翁未經收復以前，金華及其以北地區的收復

恐怕還要個時間。不過，這也還要看敵人在國外國內其他戰場的需要以及我軍對他所加壓力的大

小而定。也許他的緊急需要，或我軍大得有效的壓力，迫使他不能不儘量縮短在中國的戰線，則

收復金蘭，也許就在最短期間，這些都不是在眼前這種材料缺乏的狀態下面可以斷言的。

不過，無論上述戰線收復是否這次戰役中的新發現，他們確實在這兩個月的戰爭中，發作了

不少的作用，而他們的

金無甘爾爾，十諸維維，蘇歸開濟人亦中國內吳氏燭云陸百廿運載也。圖此不惟不無振靈機，且際的

其兩大局。實獨土山天新降來井歸前其二十餘年。山原圖。三衣多。對蕭馬戰吳獨。其幾人

其兩大局。實獨土山天新降來井歸前其二十餘年。山原圖。三衣多。對蕭馬戰吳獨。其幾人

其兩大局。實獨土山天新降來井歸前其二十餘年。山原圖。三衣多。對蕭馬戰吳獨。其幾人

其兩大局。實獨土山天新降來井歸前其二十餘年。山原圖。三衣多。對蕭馬戰吳獨。其幾人

其兩大局。實獨土山天新降來井歸前其二十餘年。山原圖。三衣多。對蕭馬戰吳獨。其幾人

其兩大局。實獨土山天新降來井歸前其二十餘年。山原圖。三衣多。對蕭馬戰吳獨。其幾人







關於飛機場有戰地地點，有候機地點。關於上機點有可能區域，不可能區域及乾水區域就是冰泛冰時仍有可能的區域。都用的標記。

關於長江流域可以停泊的地點，這種地點的水深，潮流，風的方向，錨泊時期在那一季最好。那一種信風季節最好，都有表寫明。

崇明島是長江口上的要點，關於他的位置，水流，潮汐交感所引起島身的變化，大風起時水

江流到了通州也許敵人就要頭痛了，在這裏他寫明了水路變化甚大，夜航困難，到了通州和

之間，他又寫着沙洲漸漸固定，泥土堆積旺盛，還有，他苦痛地訴說着：港密叢生。

這樣一份筋骨畢露的立體地圖，據說是抗戰開始時就有了的，敵人把間諜網和

### 三 漢奸

敵人的苦衷太苦了！敵人的苦衷太苦了！

敵人的苦衷太苦了！敵人的苦衷太苦了！

敵人的苦衷太苦了！敵人的苦衷太苦了！

敵人的苦衷太苦了！敵人的苦衷太苦了！

敵人的苦衷太苦了！敵人的苦衷太苦了！

這用到了什麼地步，可想而知了。

前線官兵見了後方去的人都爭着訴苦：「漢奸太多了！漢奸太多了！」

關於漢奸一般的都認為是兩種：一種是所謂爲生活壓迫着不得不向敵人討取生路的，另一種是有意的漢奸，他們錢太多，生活太舒服，唯恐抗戰對於他們有絲毫損害，故單着爲計和日人勾結，他們往往身躋官商，擁擁巨資，盤踞在比較重要的都市裏面，交游敵僞，散播情報，瓦解人心。他們才真正是敵人的便衣隊。不過，此外還有那些可憐的鄉民，他們根本不認識誰是敵人，誰是兄弟，見軍隊就逃，逃不脫時，就只有盡力招待奉承。據一個俘虜者供稱，中國老百姓一般的好，到了他們家裏很親切的馬士用食物招待，很肯幫忙。對敵人幫忙，對我們當然是漢奸了，可是那些做好人的可憐蟲那裏夢想不到他們已經做下了對不起祖宗先人的事！

這最後一種的漢奸在我們癡呆的鄉村裏面，恐怕是普遍的。他們給敵人帶路，供給敵人飲食住宿的地點，糊裏糊塗的透露我軍移動的情形。大批敵人到來之前，他們都不跑的。如果戰鬥起來，他們也只帶些乾糧躲在山裏面去，等到敵人搜出他來，除了被打殺以外，還不得不腫腫他情面的罪惡。他們常常被敵人驅在軍前當作雜民軍向我軍據點混進，敵人也剝去他們的衣裳裝作

農民跟進來，這情形在豐城樟樹都有發現。

其次，就是那些小漢奸，所謂的寫生活賣靈魂的人們。這一批人的數目也不小，他們經常的任務是宣傳攻隊。他們有的有槍，平時或者散布謠言，恐嚇人民，擾亂地方，或者當土匪，戰時他們就是敵人潛在我方的先頭部隊，在贛東一帶發現了不少這樣的傢伙，他們有許多是在南昌受過了特殊訓練的。貴土土賊軍隊不強，唯身賊匪，固守門戶，其目的在於其地，其地固守，不難。由於上述這些有意無意的破壞分子之存在，前方官兵幾乎難於信任任何一個老百姓。一、二個兵士如不帶槍，甚至不敢到老百姓家裏去。駐紮在村莊裏的軍隊，一般的不大和老百姓來往，老百姓也躲避他們，許多老百姓在夜裏都不敢在家睡覺。

至於另外的那一種高級漢奸，情形更令人髮指。講述着他們的指揮官一面說，一面憤怒的問：「這種人為什麼不殺？為什麼不殺？」記者望着他那憤怒得滿面紅筋，繼而又不覺不蕭然一寒的臉色，不自覺的搖下了頭。車軍備品隨車傾倒，被毀三輛鐵車，以及車一輛，匪徒乘機搶劫，車中載有金銀錢糧米約數百石，在敵飛機未發動前，車中已有連綿數里，車官敬讓到險

舉有新活動。雖然記者十分不相信他所聽的那些活動聲言，但也不禁心裏酸澀，腦中發熱。而某大車站的站長故意把拖了三輛車軍需品的列車時刻延遲三個鐘頭，以致車一開到某地就遭了集中轟炸，而且再炸那三輛車，以致那一次全部軍火蕩然無存。事後聽說此人已經是辦然的維持會長了。至於某城的電燈公司總經理怎樣和敵人來往，怎樣擾亂市面，幫助敵人進來，怎樣他也變了維持會長，其重要在職人員故意貽誤他的責任，以致妨礙了軍事，事後還去敵人那邊等等，軍不必提。

我們必須把肅清漢奸當作目前軍事上，政治上最嚴重的課程之一。否則後患是不堪設想的。不要以為漢奸不足顧慮，以為無論他怎樣多，只要我們拿到飛機大炮，打了勝仗，漢奸自然感而掃而光。無論事實上上述情形不必盡然，即使如此，則我們也要為抗戰中以及抗戰後的建國作準備。今日的和漢奸就是國家生產的人民，今日的小漢奸，也許將來就是國家中下層機關的執行人物。今日的高級漢奸如不及早掃除，也許將來就是經濟，政治，社會上的首腦人物，前途惡業重重，如何可以輕輕搖着頭兒走過去。

我們把敵人這些優點提出來，絲毫不願意讀者失望和感傷，反之，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傲然一



百架永遠的不能再回去了，而最近被羅門軍轟毀的潛水艇在逃出日本後在每艘潛水艇上都裝有自

本國有幾架飛機到我們的戰場上來呢？在羅門進攻的時候，五架公認飛機對印中入區海濱海岸

，一架兩架最多，通常並不見敵機活動。

破碎的道路把敵人的坦克車鐵甲戰車和重砲繳了械。爲求運動快速，敵人常常輕裝深入，所

能攜帶的武器，也不過和我們所有的一樣：迫擊砲，輕重機關槍，手榴彈，擲彈筒，來復槍等等

而已，有時候最利害的也不過是山砲。可是，就這些輕武器來說，軍事長官們以爲他的不如我們

的。第一他是攻擊部隊，輜重隊常常在隊伍後面遭受我軍的截擊，難以爲繼。第二肉搏戰時最有

效的東西——手榴彈不如我們的多而且快，我們的有木柄，擲得快而準確。第三，敵人的槍隻不

夠。比如他的第二十二師團，人數有一萬八千，馬有六千一百零一匹，而所有步騎槍隻只有六千

零十八枝，輕機槍二百一十六挺，重機槍六十五挺。就算他有一個砲兵聯隊，有些工兵，這樣的

槍隻數目，無論如何還是不夠的。而他們新由獨立二十旅和一個聯隊組成的七十師團有一萬二千

人，槍只有三千八百多條槍。以此情形就在聯隊單位裏也是普遍的。大體上槍隻數目約當人數的

三分之一，而且有許多舊爛槍，彈藥都長了鏽，分明是上十年前的東西，擺在我們的勝利品中

。這只批日。

、像着毒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死亡。

正爲此，所以他不能不掩着心肝肉

### 五 毒氣

這道戰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二戰時期，曾使用過毒氣。正爲此，所以他不能不掩着心肝肉。這道戰區，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二戰時期，曾使用過毒氣。正爲此，所以他不能不掩着心肝肉。

求救了。

經過戰區的時候，沿路看見了不少敵軍遺棄的防毒面具，那時節，以爲敵人只是帶着這些東西，用的時期大概不會多的。因爲羅斯福總統曾經宣布過，假如日本對華使用毒氣，美國將視爲與對美是同一意義，美軍要以同樣辦法對待日本。爲了她自己難以爲繼的軍隊，他應該不敢隨便用毒氣吧。然元一位班長告訴我，情形並不盡然。

這位少年班長屬於快樂、活潑、愛說愛笑的典型，軀體方面表示着強烈的疲勞。我走到他桌邊去時，他正用勺兒挑着藕粉，抱怨着藕粉未沖熟。伙計忙得很，不理他，他望着藕粉發楞。

他看見我在他的桌旁坐下，像是肌肉閃了一下，但是馬上我們就談起來了。他閉上進入兩條



輕機槍守住馬洋山（衢州附近），他親自搖了兩天兩夜的機關槍。子彈稠密斷山口，敵人始終衝不上來。於是毒氣就出現了：催淚毒氣和噴嚏毒氣。

「我們不怕他！」他嘻嘻的笑着，得意得很，「我們沒有防毒面具囉，不過我們有毛巾，個個兵都帶了毛巾。我們就，就用小便把毛巾打濕了，蓋在眼睛上面。鼻子上面呢，我們也是用小便和了泥搭在這裏，你看，搭在這裏——吧，幾分鐘就過去了，好，我們有法子對付他的。」

在這次戰役中，敵人用毒氣的次數據長官部調查是六次，不過實際上決不只此，比如這位

長的經驗就沒有列在調查表中。所用毒氣多為下列三種：催淚性、噴嚏性及皮膚刺激性的，不過敵人攻保安橋——仙霞嶺南的一道關隘——時，却用過催淚毒氣和芥子氣混和起來的一種毒氣。

催淚性使眼睛刺痛流淚，是最輕的。噴嚏性的使呼吸氣管刺辣，噴嚏，嘔吐，肚痛，面部發腫，重的兩手揮舞，耳根疼痛，可以致死。皮膚刺激性的使皮膚刺癢發疼，有類芥子氣，但沒有那麼利害。據對峙多半是用迫擊炮、山炮射出，有時用飛機投擲，有時將毒氣罐接上長管，安上引線，點着引線後逃開，也有特用布包好毒氣管，使布蝕爛，引發毒氣，後二種方法多半是在退却的

時候用，藉以阻擋我軍追擊，根據俘虜的供辭，敵軍每一分隊都帶有十發毒氣罐，臨時在作戰或退却的需要之下，由作戰單位的軍官發命令施毒。我軍中毒致死的在第四十師一二零團裏面有兩個，對中毒而喪失戰鬥能力以致全部犧牲的有七九師二三七團某排全排人不剩。這自然僅僅是據說者所知道的來講，事實上是不只這一點的。

敵人無能，故此要吃置於毒氣。而我們的回答却是「我們不怕他！那，我們有法子對付的。」可是，敵人對於他那綿長而廣大的戰線上的

### 六 給養

「法子對付沒有呢？」  
「法子對付沒有呢？」

參加過這次長沙會戰的長官們大約都知道敵人的文件中有一句普遍流行的話：「彈盡糧絕，本軍只有賣槍還回。」在這一次贛東剝掠中間，給養問題也使敵人大大的苦惱。雖然以剝掠為生，但是中國鄉村的貧苦實在不足以滿足敵人的口腹。現成的米並不多，多是存穀，敵人不耐煩上



，這詢以希整隊漸將漸擴和聚源深。謝收跟本就談哪測了而且一空當。陸軍前南南。關  
十。敵人最怕是戰時我軍截擊他的輜重。他們主要的船隻還是由他們後方何海防線運下，衛隊  
地方還要靠國內送來。他們並不敢把希整全部寄之於戰場上的刺掠。他們隨身都帶了所謂五日糧  
帶劑，現在改為七日劑，是一種把米麵施以高度電壓製成的小餅，用開水泡出可吃三四碗米飯  
此外還有點牛肉乾，湯乾，不到最危急的時候軍官下令，是不用的。這完全是準備輜重不到時的  
食物。但是我軍若截擊了他的輜重隊，他就非退不可。比如荷汾河戰鬥中，我軍因截擊了他的全  
部輜重隊致使他給養不繼，也是促使敵人不致渡贛江的原因之一。這情形在三次長沙會戰中尤為  
顯明。當時敵人的文件中不但說明了他們彈盡糧絕，必須退兵，並且要求指揮機關將輜重隊也一  
律改為戰鬥隊伍的編製，免得不能保護自己，遺誤前方。這種情形說明敵人不僅是自己窮了，同  
時我軍也不斷的製造他的窮，他的飢餓，他的死亡。爲了加速敵人的崩潰，我們更廣泛運用機動  
隊伍、游擊部隊時鐘擊敵人的運輸，在目前似乎會有更大的作用。

給養不繼，又重之以

其如... 是... 的人員，其... 後... 們... 國... 和... 其... 的... 在... 正...

七 疾病

敵人這次的苦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某軍指揮部中，有一位副官處主任笑笑的說：「現在的敵人真可憐，我常常看見他們壓了

腦子，腦袋上還纏着白布。」

「連腦袋也生毛病麼？」我問。

「呢，還掛着拐杖呢。真有些像破衣孝子。」

我們都大笑起來。

六月十六日我軍截獲敵人的通信，是大賀三十四師團師團長給駐漢口十一軍團長柳南的報告

，其中說到行軍戰鬥的困難，頗為哀鳴嗷嗷，特別提到「行軍困難，最足疾難者百分之四十至六

十。滿途半數。」大抵江西地濕，香港腳廣泛流行，自從道路破壞，所有大小路徑都變了田間的

水塘，行軍的敵人等於在水裏走路，幾乎個個都染腳氣，而且一定潰爛。到達浙南的敵軍，關於



面前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年人，還沒有結婚，寬寬的臉，窄窄的眼睛，只養着一層單眼皮，  
大大背背起來看人。只在走進來時，輕輕望了我一下，就疲倦的坐在我上了。

當事長官們先試問他，他是有問必答。回答的和試問的有些不符時，他就偏起頭來想，用手慢慢擦着前額，或者低下頭去，兩隻手互相撓着。好像腦子裏道路不通，好像有許多泥沙堆在他的腦邊裏面。他苦痛地做着若干姿態，但是面色始終平和，老實而善良。當他想起了什麼時，他臉上忽然輕快的一笑，笑得幾乎是天真的，立刻抓起一枝鉛筆在紙上寫起來。有時候，試問者聽他的回答理解錯了，他還熱心的拿過紙來替他改正。他是商人家庭的兒子，中學畢業就走進了軍事生活。

軍事試問還沒有完，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揚先問他一些問題。

「在軍隊裏勞苦嗎？」

「苦哩，下級軍官和士兵皆得很。」

「為什麼呢？」

「紀律太嚴，言行動都受限制。而且常常搗打，差不多每天晚上搗打。」

「爲什麼要捱打呢？」

「是一種訓練，初進營的新兵就是軍官和老兵的聽差。倒茶，倒水，背包，甚至於倒屎桶，弄不好，就打耳光，揮拳，用槍抽敲，常常幾個人打一個人，無事也打，軍官打老兵，老兵打新兵，每晚打。」

「吃東西怎樣呢？」

「米和軍官是一樣的，但是菜不好，只有一點鹹魚或者小菜，都是從日本用冰箱運來的，所以有時吃不飽。」

「既然是這樣苦，爲什麼你要來當兵呢？你不是被徵來的。」

他無可奈何的苦笑，把手慢慢擡着，說：

「在國內的時候，電影，戲劇，書報都說軍隊非常舒服，吃得特別好，我們在國內什麼都受了統制，有錢也買不到够穿够吃的東西，物價貴了三四倍，都以爲進了軍隊可以生活得舒服些呢。那裏纔得是舒服的！」

「那麼現在放你回去，你還當兵不當兵呢？」

「那裏纔得是舒服的！」

「那麼現在放你回去，你還當兵不當兵呢？」

「那裏纔得是舒服的！」



「倭要哭的樣子，忽然笑了一笑。那笑得叫人感覺自己問得太殘酷。他搖了搖頭說：

「不願意回國去了！只想在中國做點小生意過日子。」

我大吃一驚，「爲什麼不要回國去呢？不想家嗎？不是還有媽媽嗎？」我懷疑這老實人在撒謊了。但是他眼中亮亮的眼淚却在那裏哀訴，叫我相信他每一個字的真實，不必他這樣的解釋：「做了俘虜，回去他們會輕視我們，羞辱我們，我們不是人了。」

我覺得我實在不該再問他了，但是我願意聽一個良善的被虐得的靈魂訴盡他心中的委屈。於

是又問：

「假如你能够回去，你真不回去嗎？回去了真不當兵嗎？」

「人誰不想回到自己的故鄉？人誰不想跟親人在一起呢？假如能回去，那有真不回去的道理

不過，不願意當兵了，太苦了！」

「你覺得日本會勝利嗎？」

他搖頭。拿過一張紙來寫着「日本小，中國大。日本永遠不能征服中國。」他只望戰爭能够

早些結束，戰爭對於他已經太夠了。

他覺得中國軍隊的生活活潑，不像他們的死呆。中國兵士和人民都對他們好。他被捕時受了傷，脚上又是腳氣，不能走，押送的兵士馬上找擔架來抬他。

大體地說，這一個俘虜可以代表目前一般日本兵士的心理和精神狀態。以前在戰鬥中敵兵非戰到死不可，如不能死，寧可跳河。現在這種現象很少。情形一不大好就跑，跑不掉就受俘。以前問訊時常常橫眉豎目不開口，開口時反要向我们反宣傳一頓，現在是問什麼說什麼，說得比問得還多。極喜歡寫中國字。企圖偷跑的事情也極少極少了。假如我們瓦解敵軍的工作能夠更好更週密的發展，兩個軍隊變成一個軍隊向着日本法西斯，並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不否認敵人在我們抗戰五年之後，還是不肯承認自己的衰弱；並且，事實上，牠確實還沒有走到衰弱的地步，猛獸雖傷，爪牙尤在。但是從上述種種方面看來，敵人確實是在走向虛弱，牠的爪牙確已脫落了許多。今後日益擴大，和加深加狂的世界戰局，其勢不能不將在華的敵人力量愈益吸收過去，漸漸使他完全放棄武力征服中國的迷夢，而專由政治經濟方面來束緊我們的咽喉。在我們一方面，爲了準備反攻，整頓軍隊，加強戰鬥力，訓練強有力的新軍成了迫切的急務，而同時爲了對抗敵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封鎖和進攻，澈底作內部的改革與整理也是刻不容緩的





子，麻併着爬在窗口上東看西看。少時，一個穿西裝的人帶了兩個穿制服掛襟章的人跨進來，直奔那兩個女人，要她們的票子。把票子翻來翻去看了一回，三個人用福州話嘩咕了一陣，那西裝角色就揮手，那兩個女人出去，也不等她們回答，（事實上那兩位正在覺得可憐的一上一下揀着他，也不會說話。）就踢着女人們的東西。同時那三個人之中一個高高個子的先生，用幾個指頭把窗前那對狗仔提下地來，反手就把他們塞出門外去了。三個人相視而笑，穿制服的又連連肉穿西裝的道着謝。

這時候那四個啞吧人正拖着他們的啞吧行李臥坐在過道的地上。不時把眼角轉過來，偷偷看槍裏。

閩江上游江面完全是水漩子，一個套一個，互相撞擊，弄得水面稀爛，有的地方像油，有的地方像波蕩荇牽鎖着，水面還鼓着小泡泡，水流各自繞着不成紋理的圈子。江中不斷的有一堆堆禿石窮岩傲慢的踞在那兒，有的被太陽烤得發白了。江左江右窮追着人的山嶺逼得人氣都轉不過來，電船虎搭虎搭向前逃命似的跑。可是，朝前一看，山已經趕過去，橫斷了去路。回頭來，則後路也被牠塞斷了，嚴絲被包圍在一個小小的湖裏面。彷彿倘若一定要衝出去，則連船連人都要

轉到地球底下去似的。

船到洪山口，離福州只有十來里路，聽說船要停泊很久，便上岸去找人力車。正在東張西望，忽然聽見哎喲呀，哎喲呀的人聲骨從腳下擦着過來，低頭一看，地下用力地爬來三個女人，每人肩上一條粗的繩纜。她們一隻手在地上爬，另一隻手拖着繩纜，像拖一座大山似的把一條大木船緩緩地拖動着。這裏面一個是白髮老婦，一個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另外一個中年婦人，恰恰像三代人。她們默默的看了我一眼，我也默默看了她們一眼，我有一種想攙打自己的感覺。那條山一樣的大船活活像個久已沉澱了的世紀掛在她們背上，要她們拖着走，而我，才是乘風涼的一個呢。

## 二 福州剪影

下午四點，船進了福州港口，右邊綠蔭茂茂散散着幽色的，紅色的西式樓房，沿山上昇，陡峻却是層層的一升，烟霧瀟瀟，這是可應用市中心，或美人烟稠密這顯字眼去形容的，中間是

一條島，兩道橋把福州連成了一個完整的都市。

雖然曾經敵人佔領了將近一年的地方，雖然在五、六月間、七月間都曾有敵人來襲擾過，福州還是安謐，所有的大小商店整天開着門，晚間到十點鐘還有市面，銀樓金鋪特別多，南台大街，差不多隔幾丈遠就有一家。門面不大，玻璃櫃台陳設着許多玉器，寶石古玩之類，銀器比金器多。

最著名的福州漆器，情形却相當蕭條，漆器店不算多。據說福州漆器的原料，如漆如絲，多從外省如安徽、浙江來，染料從德國來，打仗後，原料難到，因此漆器出產也不如從前了。

來在福州的人口還是很多，旅館經常都是滿的，這使福州的飲食店非常發達。賣咖啡糖果酒類的店左顧右盼，各得其所，到福州來的人大抵都不是屬於生產方面的人，許多都屬於所謂服務和漂亮一類的人物。利於福州的畸形治安來此舒服舒服。一位旅館負責人告訴我，這頗適宜人來了時，福州似乎還有跳舞的地方。自從公務局取消以後，米價只賣一百七十元左右，肉價到七

八元一斤。生活比起別處來似乎不是難以負荷的。這裏有一種自然對於這一類無事有錢人的說法：「所以新來的客人，到了這兒很自然就有了繁榮之感。」

當然，這種結果是空虛的。也許甚至是一種錯覺。福州處在敵人封鎖線內，海外貿易來源既斷絕，同時在我國軍事當局的安排下，福州應該變成一個軍事重鎮，對於物資和人民以疏散爲原則，內地的貨物也不能向福州流。福州不但不是一個政治中心，並且也不是商業中心了。這情形使得在福州經營貿易和航業的外國人把他們的機關和人員撤退。太古久已走了，怡和也只剩了二個負責人在那裏收拾餘業，商量拍賣私人的東西好走路。本國的股資大商離開了福州的也不少。影響所及，是許多工人失業，貧民失了都市所能供給他們的餘渣，生活完全沒有來源，流入乞丐的很多。除了游手好閑的人以外，一般的購買力都減低。和店員談起來都說買賣不好，有的甚重指指樹窗說：「存貨就只這一點了，賣完了我們還不知要怎樣過日子。」

### 三 福州軍事地位

當牠是一個軍事據點來說，福州在攻守兩面都很重要。敵人如果在東南一帶再有大企圖，牠果然要在福州登陸，南下北上，可以依牠當時的需要來作配合行動。守住福州就威脅着牠的側翼



軍至低限度使牠不敢放手深入福建。浙戰役中，敵人就請福州試探道一下，究竟因爲人力不足，不識太遲。其後他一次企圖由甌越南下，一次由江山雙仙嶺，都是小有不稱就馬上收兵。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是，福州未動，也足以說明敵人當時的意向。守福州並不是一件困難事。這話也許有人要以爲奇怪。福州是一個沿海，我們沒有海軍如何說容易守呢？不過，在相對的條件之下，福州是不難守的。福州雖是一個平原海港，環繞牠的後方都是崑崙山的羣嶺，敵人僅僅登陸，不能佔領福州，他必需運用強大的陸軍，特別是砲兵來奪取那些離福州僅四十里的山的領地，才能够得福州在他掌握。如果以有力的尾錫的部隊守住這些山隘，敵人就不能在福州立足。倘若說敵人要利用他的海軍沿江而上，據我軍的側背，則閩江的水流是否那麼湍急的歡迎闖入者，正不可知。水淺，流急，灘多，統戰時變化這些必都在敵人計慮之中。就算牠不願置一套，則閩江兩岸的登陸地點又是敵人頭痛的地方。牠必須由崇山峻嶺中間陡峻的小路向上爬，那些小路都是只能容一個人的山徑。不熟地形，來到了這裏，很容易全軍覆沒。而我們只要運用地形奪取崇山嶺中安下有力的部隊，敵人就進退兩難，唯有一死回視長門，馬尾正像一對鐵的巨人屹立在閩江門前，只要讓牠們發生作用，敵人如劍難進，福州還是安的一方固內。新式實戰來臨日

說到攻，在我這軍師軍事的人看來，似是以守為主。這戰術決河海軍，而以目前的形勢  
論說，我們又不能把這當作德軍根據地。不過，無論如何，福州與泉州、漳州互相依靠，完全  
是整個海上的形勢，如果能將這一帶沿海各鎮收歸南直先就開闢了敵人海軍的保障與持續力。在  
敵人的島嶼下面，收復廈門鼓浪嶼，進而擾亂甚至切斷敵人的航路，也要以福州為策動地區。這  
幾點是就海上來說。若講到陸路，則到反攻時期為主。具體情況，當然能夠決定福州的攻勢地位  
，現在很難揣測。至於在福州一帶小島，以其地處險要，前人據此則軍自為其早曰曰曰  
，而大勝敵軍而後謀計海軍。即如白面度長案當海軍，無疑安全無恙計其軍  
，四中海盜與天志軍等味新等盜賊。預言聖廟大帶去派去老等國通河，並其  
，南直之惡是每個有往海旅行的人所深和。大陸在台灣海峽轉了個灣，水流風  
，無事的時候海面都是白浪滔天，自是以往行者相戒，不過，除此以外，海面的  
，也是海盜的聚集，盤據在廣闊的海盜是無不認人的，抗戰以來，這些海盜又變本加厲了。  
，在下海盜軍人發動，浙東收勢以後，海軍家正備海船和二面陸軍到福州海外，使動兩平

據北平第一師的海盜進攻團江口的川石島。那時候，我守軍只有一連江防隊，很快敵人便佔領了川石島，並進佔益江島一小部。七月中，秋收初近，海盜缺乏糧食，又來攻擊浪崎，團江口最大的一個島，企圖掠糧食和木材。這一次我守軍某師把他好好打了一頓，狼狽敗回去了。現在聽說益江島已經無敵蹤，浪崎島的守備隊已遷更大火地加強了吧。

所謂的海盜說起來也很可憐。他們的軍官大都是散兵，逃兵，還有前土匪——破產的貧農，以及失業的漁民，其中有少數的失志軍警和漢奸參加。所有嗷嗷大都是無法生存的農民，漁民，小偷流氓之類。他們大都是烟酒賭博樣樣都來，嗚呼白面更是家常便飯，弄到完全無法在城市及鄉村活下來，才糾集衆去海上佔一個小島，以打家劫船爲生。敵人對此情形自然是早已明白了，便將其收買爲己用，自此凡有海盜的梅福和馬興老花相繼爲量都變爲了敵人的囊中物。敵人將其改編爲偽福建省和平救國軍，一共有兩個集團軍，供給他們來復槍重機關槍，汽艇輪船，甚至於砲也供給他們。這樣一來，敵人從本國運到南太平洋廣闊的交通線就有了無數的給水站，同時既有海盜和我們爲難，他就不必在這裏多費兵力和船費。經常在這裏的只有十餘巡船，其

任務是爲路過性質。來來去去，甚至於海上巡邏的任務都是由海盜擔負的。除了這兩點，當

辦線及驅逐我方以外，海盜的第三個任務便是替敵人推廣物資。敵人曾經在廈門成立了一個物資推廣部，送入他們的花布、捲烟、化妝品、鴉片、紅丸、奎寧丸等等來換取我們的米糧、五金、汽油、土產。交換種類是這樣：（一）以花布化妝品奎寧換取金銀錫銅等，（二）以捲煙洋酒之類換我們的糧食和汽油，（三）以毒品換取我們各種土產原料。這些海盜都有他們岸上的坐莊。

海盜共分為兩個「和平救國集團軍」我們已經說過了。所謂的「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叫張逸舟，此人原是仙遊縣的一個警備隊長，在海軍陸戰隊也幹過。因為升官不遂，下海為盜，後來供敵人驅遣。他的「集團軍」一共只有三千四百餘人，有一個支隊，一個特務大隊，一個稽查大隊，另有九個大隊，共編為三路軍，其實不過空頭名號而已。敵人給他輕重機關槍二十挺，砲五門，槍二千多支，還有三百多手槍，裝備不為不好，可是他的手下喫囉大部分都是吸毒走私之流，戰鬥力固然不行，機本也就不大容易聽號令，要解決他原不是很困難的。所謂的「第二集團軍」由海盜出身的林義和率領，共有二千一百多人，輕重機關二十一挺，砲四門，步槍一千多支。林義和出身，手下人多是無告漁民，置於海上，體格強健，禁止吸毒，現在北竿接南竿塘一帶，更同毒敵人命令出來驅逐的就是他。





一般人常常在歷史中，把福建人民分爲閩北人，閩南人，閩西人，這不僅表示着地理，同時也表示着人情。大體上說，閩南人厭惡甚至輕視閩北人，閩西人不憚侮閩南人，也輕視閩北人。在他們的香煙中，閩北人狡猾，怯懦，懶惰；閩南人勇敢，冒險，浮華，諷刺也狡黠；閩西人樸實，耐苦，忠厚。其實這種分法，完全不能夠概括閩建全省，更不能包含所有福建的人民，他們所稱的閩北人，主要指的是武夷山麓的福州以及鄰近各縣的福建人，閩南人主要是戴雲山以南晉江（泉州）龍溪（漳州）一帶的人民，而閩西主要是博平嶺外汀州八縣的人民。大抵福州久已是福建的官紳中心，過去長久的腐敗政治唯獲發展着一班以爲官作紳爲職業，以包庇，行賄，欺騙，遊手好閑爲手段的寄生階層。他們之遭受人民的憎惡和唾棄是極其自然的事，這決不可以概括一般的福州及鄰近各縣的人民，更不能包括整個閩北；而他們所謂的閩南主要的是晉江龍溪一帶，由於晉江（泉州）是自唐以來的出海口岸和商場，宋、元之間，差不多是中國對海洋唯一最重要的商埠，龍溪（漳州）也是當時重要商埠之一，因此養成了一種商業傳統，乃至殖民的傳統。他們勇於冒險的天性由祖宗傳下來，這也不一定是所有戴雲山南的人民所同有的；至於所謂的閩西人的特徵，則幾乎是一般農民所共有，雖然閩西人大部分都是中原移來的客家，吃苦耐勞更有

傳統，然而閩西又何嘗沒有一乘堅策肥，履綈曳編屨的遺情？

傳統，然而閩西又何嘗沒有一乘堅策肥，履紳曳綰」的遊惰之輩？抗戰首重團結，五族都愛親愛，何況在我們同族之中，一省之內，怎樣可以把歷史和社會所造成的隔閡認爲天成來擴大加強呢？藉此推論，一切我們經常所謂的齊民性都是歷史的誤謬，由於社會的遺失或者罪惡所造成。卽令有之，也不該強調起來。

基於自己的這種看法，所以我把這次由江西光澤直貫福建到長汀，所謂的閩西，再折入贛南的一段旅程，題爲從閩北到閩南。同時因爲要在兩個月的期間走湖廣，江西，福建，廣東四省而同桂林，其間由於道路破壞，在江西戰區，有許多無謂的耽擱，因此在福建各地最多只能停留一天多，除了跑路看地方之外，所得也就無幾。這篇報告不過能使讀者稍得輪廓而已。

那接浙南和江西東北的閩北諸縣，邵武，建陽，崇安，浦城，水吉等縣是福建的產米之區。據說這一帶的收成好時可以供給全省足食的糧食。這種形勢該是確實的。浦城，崇安，水吉等地，記者沒到，不能多說，但就邵武，建陽，建甌這一條路上，從汽車裏面所望見的稻子，稻田來說，也就够了。地方誠然是山嶽成嶺，不過，在山環水繞，寸寸隙地都是稻田，不像江西的那麼大而勻整，可是有些稻埕竟比江西所見的一倍以上。稻穗豐滿，想見農民耕作之勤。時常會



見山嶺上一層一層的幼年的綠苗相俱相靠。顛顛搖搖，十分逗人憐愛。農民在山谷成山後，時常要走到巔巔至十幾里山路來看顧這些小苗。但是，不管他們是怎樣殷勤看顧，不管種子有怎樣多，怎樣好，事實上，農人幾乎永遠要靠江西的米才不致於鬧大飢荒。交通不便是一個原因，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病根未除又是一個原因。當公法局還存在的時候，官商兩米造成米糧缺乏，已經是不再新鮮的新聞了。其時所收所聞不僅一般市買市賣的糧食。利用錢與力的便利以收國軍糧的也不是少數。制穀定價原低。爲了軍食，人民在這裏實際上是盡着捐輸的義務，但居然米盞等能以九元左右的價格將牠買來，只花少少運費送到福州，就賣至四五百元一擔。閩北一帶警備隊經常這制服掛帶巡邏鄉道。遇有挑米的人即驅迫挑過城去他所指定的地點，隨意定價，同歸趨於。而甚至有的糧商行主，就是平價委員會的人物。他們在黑暗裏故意把米價提高來自已收買。於是別兩的米商也相率把米價提高。他們就依據這個自造的米價新水平來定出平價價格，無人能反對他們。每當他們認爲有增加自己財富之必要時，就來一番新的平價，因此價格越平越高，這些情形在公法局被取消以後又是好了好些。八月時，米價一般的是在一百七八十元之間了。不過，公法局取消時身歸國庫的米與否否估局是類糧的社會病菌却似乎仍舊得意。因此，福建人民依然缺少



時候就是過道天井之類。房牆大都是破舊無光，樓外面走進去，人幾乎變成了瞎子。人民情緒十分懶散，好像牛死。和他談話，他躺在竹椅裏面連汗毛也不動一動，好久聽不見他的聲音，好容易他對着自己的鼻子開口了，那言語簡單到令你不懂。你再問，他就煩了。人人好像都是夢寐裏事，生怕有人來兜搭他。這情形自然不難又歸之於建陽民性。地方衛生從來不講，多病疫，瘧疾往往是一堆人臨終身朋友，自足以消耗人的元氣。當時社會事業不振，人力不能發揮，人們絲毫不能發現他們自己的體力和作用，精神在肉體裏面漸就死去，這就是一般所講的腐薄現象。消除腐薄，振發人心，厥不困難，但在種種舊有的原因之下，這毛病却已成了痼疾，前途確甚可怕。如何使人民發現他們自己，如何使他們向著較好的方面活躍起來，是當時政治家所應該虛心深思的。

因為久已廢了交通站，建陽祇有一截半截較好的馬路，一條貨運（洋貨）的小街居然是弄泥路，不過輪的橋樑却不敢恭維。建溪大橋架在南門外，是公共汽車和一切載重車輛所必經，長達二三十丈。而橋柱都已腐敗，撐住橋板的木樁許多都斷了，橋面上大洞小洞，整個腳可以掉下去，走起來，橋板活活動動，望着河水在脚下河湧呼喚，令人心驚膽戰。汽車過處，橋身吱吱嘎嘎的跳動起來，真不是快活的經驗。因為這橋不好，所以軍隊在北門外臨時雇用夫，搭一條



是的，自從離開吉安以後，我們就永遠在晚間看到城市的光輝了。常常要像耗子鑽洞，摸摸索索走進無色無聲的鄰邑村鎮。電燈更是絕對不見。而南平，他卻從偏僻路外就打着無數明燈來接我們，叫我們如何不感覺這是回到人間？

南平也是抗戰中間興起的城市之一。依山建築，許多房屋都在半山中間。在目前綏綏閩北，閩南，閩西的交通，水陸有電綫通福州，以加通建甌，陸路公共汽車北通建陽，南至永安——福建的戰時首腦。旅館多，小飯館多，小商店多，小工廠和兩廣紡織廠，可惜都因為時間太短，加以B君犯了惡性瘧疾，不能拋之不理，沒去參觀。

南平電燈很亮，利用水力發電，供給全市。有冰淇淋、咖啡、牛奶，飲食一切都比建陽方便，但是秋生也比建陽利害，一盤炒雞蛋開價十二元之多，還是旅店附設的餐堂。

南平有三四條大街，小規模的洋貨店很不少。藥房有好幾家。藥而相當的多。在那裏還吃到了土產的葡萄，只有桂林產的那種葡萄有的草毒那都大，皮厚，但很甜。

也像建陽一樣，由戰區逃來的學生、軍官、官商非常之多。建陽是每月川流不息的許多軍用汽車過境來，車上裝滿新換的軍服，有幾多都是女眷和行李箱擔，其餘則是軍官。南平軍用車，所



二三千，道路只有最窄的一二條。地方經濟完全說不上；居民每種職業，貧苦閉塞，與人不相往來的。陳先生選擇這塊地方作戰時省城，刻薄之流傳說是爲了「永安」兩個字。說起來，永安深處腹心，不易受敵人騷擾和攻擊，也有其選爲省政治中心的理由。

變成了政治中心的永安，人口增加到了三萬，大部分都是外省來的人，街道擴充了，展寬了，道路修築起來有五六十條之多。大部分商業都在這些新修起來的馬路上，較大的商店有三四家賣布疋綢緞和日用洋貨，其餘多是臨時築成的小門面賣戰區來的舊貨等。這些商店大部份都是外來人開設的。據聞本地人和外來人中間很少關係，感情似乎不甚融洽。永安也是水電廠發電。電燈在到那天出事，不甚光明。

永安房子從原始狀狀建立起來的。故新建的房屋很多，不少近代建築式的房子，和上海弄堂裏的房屋。在社會服務處且有很好的女澡堂，還享用立刻被扒住，大大的暢快了一番。中央銀行信託大廈果然在永安表現着中央的堂皇。

永安算是新建的文化中心。有三張報：大成日報銷路最多，據說有五六千，報紙銷閩南閩南。中央日報次之。閩報已停，即將改出民國日報。改進社是最大的文化機關，除了雜誌「現代

文藝」以外，還出了改進文藝叢書，現在據說還要編印小學課本，因為福建全省的課本都極缺少。以永安現有的印機紙張，印刷術來講，牠應該出到最漂亮的戰時課本，可是不知道有多少有關的兒童能夠享受。永安所存紙張油墨，薄型紙都不少，據說薄型紙光中央日報所存的够一二年之用。如果交通能夠改善，有能力的人能在那裏埋頭經營，對那地瘠民貧的地方，對於福建全省人民的文化水準都將有不可數計的好處。因為到現在為止，福建人民的文化程度差了江西很遠，據聞在校兒童不及全數二十分之一。中學尤少。

在永安也有吃不到蔬菜和肉的情形。鄉民常不肯挑東西到街上來賣，住家人特別痛苦。中央社駐永分社在橋尾郊外就自開菜園種菜，養雞。所有豬肉都被飯店和某些地方包去，市場上就沒有肉市。

### 朋口和長汀

因為永安南關車直達龍巖，所以我們不能不在朋口鎮唯一的一條街上停下來。那條街全部是



小飯店和飯店構成的。汽車站在那裏。地方污穢，公共茅廁列成一長條連門都沒有，就獨在欄旁一條巷裏。曉上去若不帶火，必有掉下大茅坑去的希望。

可是在得盡願的田邊散步時，遠遠望見得一座雪白的紀念碑立在小河中的一座綠島上，四面欄木圍繞，河水細細的流，汨汨有聲，那是抗戰陣亡將士的紀念塔。假如除了這一座雪色的石碑以外，我們還有些更鮮明更活躍的生活與行動來在我們每個人的手上、臉上、眼睛裏面紀念他們，那是多好。——不過，抗戰還在繼續呢，前方備有多少活生生的紀念品。

原說在朋口只待一會，有鹽車可以載我們即日趕到長汀。但是站長向他們交涉的結果是不行。這顆車子每到一個大站，無論早晚，必要經過最少一夜以便舒服一番，帶些可贖錢的東西作買賣。我們自不必說，連他們的上司也是無話可講的。

車子原說六點鐘來，總算好，九點鐘開過來了。我們總算上了路。車子爬着兩座大山，俯看羣峯在脚下浮游，像大魚掉尾，像波浪奔騰，多好的地方呵！

過松毛嶺，山上的球松比較多，因此得名。這是距離長汀約五十公里的一座，山脈如帶，屏蔽長汀。

沿路遇見了三次警報，汽車完全不知道散開，也不叫人下車，總是幾輛車停在一起，這種玩戲，不知究竟是由於無知，還是膽大。

長汀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清潔的面貌使人眼目突然開朗。牠有遠山在週圍，有河流繞在門前，田野相當平坦廣大，應該是產米之區，但牠產米的程度，似乎不及番薯來得多。遍地都是番薯網在田地上，黑綠色的一片一片，把來曬成番薯乾，成紅黃色，味甜像蜜，起初以為放了糖，當地人都說「什麼也沒放進去」。我想此物應該可以製糖，而番薯乾若加工作，漂亮一些，也應該可以出口，此地竹筍也是非常多，但是還沒有聽說製成罐頭出口的，長汀另外一種產品，便是我們目前所最需要的紙。竹山極多，松林極多，都是製紙的最好原料，竹紙、貢成紙、類似乎宣紙的紙、最好的土報紙，這裏也有。一條街上就有上十家紙店，前幾個月紙價二十元左右一領，後來因外省去收，紙價漲到了三十餘元了。長汀的洋貨店及所謂舊貨店極少，極少。風氣淳樸，本地女人都高高大大，帶着四邊垂下布條的草笠，繫着圍裙，拿着扁擔在街上踏踏的走，甚是豪健，腦後髮髻用一個六七寸長的假髻蓋住，長長的拖在背後，還帶着銀簪，系一條紅根放在鬢子中心。在外來者看來，她們是切儉的樣子，然而在本本地住久了的人還說她們嫵，我想不是指的這些

女人吧。

廈門大學依然設立，現在學生有八百多，在廈門時只有二三百。初來時借用祠堂，現在已經自己蓋了房子，一座座樓房，有中有西，散落在山石林木竹樹之間，學生生活十分簡樸，幾乎沒看見一個穿西裝的人，教授自然也不會更豪華。穿西裝的雖有，大都是自己原來的舊物。長汀就沒有看見有一家舊西服店，情形與永安、南平大不相同。在長汀時，正值廈大考試剛了，在商量開學。但是最大的困難是不得教授，而原有的教授又跑掉了幾個，原因是教授的津貼太少，不饒整體家人。長汀的米價只一百二十元上下，比別處賤，因此津貼少，可是日用品像牙膏胰子之類却貴到十一二元一個，其餘類推。米雖然有吃，日用品却一樣也少不了，減低津貼自然生活困難了。加以長汀算是完全包在內地，無論時局、文化、學術、藝術任何方面，對於他們都是關門閉戶，一片朦朧。受不了的人就用各種名義和方式走掉，新人却不容易請到。但是廈大却有一件許多戰時大學難得的優點，牠的圖書雜誌儀器標本全部保存住了。雖然沒有或很少新的進來，古典的中西文籍，可是非常完備。可惜的是過去交通不曾發達，戰時更加拮据，僅僅靠着內戰時期用軍工趕成的一條破爛公路，冒著撞巖落谷的危險與外界維持一點交通。許多有志的學人和實業家

都因此瞻望不前。抗戰時期的建國事業是非有超人的魄力和心胸是不可的。

總起來說：福建人民強毅耐勞。雖在疾病，閉塞，苛政，土瘠種種壓迫之下，他們並沒有完全屈服。福建地多如毛，農民（尤其是閩北山間農民）大部分身兼土匪，這就是他們不肯屈服的明證。福建土地雖不肥，但是他的海味、水果（特別是福州晉江等沿海一帶）瓷器、（據副主席講福建瓷器業經改良發展，不會比景德鎮的差，現在的出產已經細白勻淨，可稱上瓷了。）麻、紙、番薯，竹木，都是上等的。水力尤其豐富，若是有計劃的安設幾個大發電廠（長汀龍門瀑布的水力，據說可以供給汀州八縣發電之用），福建的事業是不可限量的，福建省副主席曾經有過許多建設計劃，記者衷心祈禱，人力與物力的合作能夠使牠們逐步實現。

## 十 贛南一重天

### 一 先說這個人

早秋的大陽清潯亮亮。人在河邊上走着，水在腳下唱歌，人在談笑。

「專員恐怕已經來了，說的是七點半。現在七點半了呢。」我這樣說給陪我們去河子坐船的陳先生聽，她是專員公署某科長的夫人，同時也是正氣中學的一位高級負責人，她有着勤勞的、思慮的臉色和幹練的氣度。

「是的；不過專員說是在北門碰頭，現在改到了這邊，去通知的人還沒有回來呢。」

走着走着，遠遠的鳴——鳴——鳴——

這討厭的警報，每日來麻煩人，你不該在這時候來呀。

「下船去吧，也不必等候專員了，他會自己去長江嶺的。」陳先生說。於是一會兒我們在河  
中流的小船上。有人用手搭起涼篷遮在眼上向河岸上望……

「喂，那不是專員麼，那河邊上柳樹下面一堆人中間穿藍衣服的。」

大家都盡力地望，果然幾個入中間有一位穿藍衣服的人。於是有人商量船夫攔回去，有人要  
招呼他們在下流無人處上船。結果陳先生決定我們還是直放長江嶺。

岸上看見了一所新的廠房建築，據說這是要開紙廠的。

不到一個鐘頭我們就走進了長江嶺上，兒童新村的辦公廳。在門道上，陳先生就用傘指着廳  
裏一個穿着藍顏色中山裝的人，說：

「看，他倒先就到了。」

面前這個人暖和的笑着站起來，說：

「蔣經國。」

人不高，面色紅黑，溫和的眼睛，熱情的鼻止，從上到下給人一種結實快利的感覺，這是一

位熱情洋溢，必作必爲的人，被人傳說得神祕，被人想像得神祕，被人愛得神祕，也恨得神祕。但是他站在你面前，談吐，笑，打哈哈，分派事情，甚至於很小很小的事情，沒有絲毫神祕之處：好像一個很熟的朋友。

人們傳說他是包圍圖，穿着破爛的衣服到處私訪。傳說有一次，幾位處長或軍長之類在旅館打麻将，有位處長抬頭喚茶，望着那個茶房，忽然思疑起來，說：「這個人好像那兒見過的。」他覺得茶房就是蔣經國，但是茶房已經出去了。轉身他回來，穿着蔣經國經常穿的藍布中山裝，奉上茶，拿出一張蔣經國的名片，請幾位處長明天某時到專員公署談話。結果說是幾個人都坐了牢，罰了款。

傳說一到下午，他就不見了，除非約好時間，你決沒有法子找到他，無論是家裏，是辦公室，是他的事業地方。傳說他一刻也不閒空。一有閑，他又要想新花樣，做新事情。

他愛他的朋友，愛和他共事業的人，對於有些朋友，他幾乎是用生命來愛的。當他們之中有人死去時，他哭到發暈。失去知覺。我們在那裏時，所見他的同工者對他的尊敬却似乎都於懼怕，不能那麼爽朗，坦率，也許是外賓在場，他們理應如此。

他的注意力普遍而精細。在長江嶺走着的時候，我們瞥見了一所米黃色的西式房子，那是預備做學生宿舍的。人家說專員要這種米黃色，他說米黃色美，快活。他指着那房子的一方塊空廊，說：

「這塊地方怎麼可以做洗臉房，糟塌了。把他做他們一個休息起居室吧。這些柱子不要漆黑的，漆朱紅。看我們這塊地方沒有一點紅顏色，很多都是灰的，瓦也都是灰的，要點紅顏色。」他說，現在要一步一步的作，掃除惡勢力，訓練好的青年人材，掃除文盲，訓練人民，使他  
有智有力，然後讓他們出來自己幹。

## 二 長江嶺

并不是很高的山嶺，只是一段長岡，有十里之遙，前臨河，後臨河。過去是疏落的小松，小  
草，碎石亂沙的地域。現在有了幾十棟西式的建築，一律本地造的西式瓦，磚房。房子在建築中，計劃內有天才兒童學校，有游泳池，有兒童鄉公所，兒童警察，合作社，托兒所，農場。已經



完成了的建築有正氣中學，小學及其所有附帶的然而必預的建築物。用意完全在於收納戰區搶救出來的孩子們，本地貧苦人家的孩子也可以進來。現在已經有兒童一千人，散在城內的保育院和托兒所等地方。將於明年一月一日開辦的時候送進來。牠的營造費到現在為止，已經八十萬元，將來每年經費大約是一百萬元，款項一部分出之於自治富力捐。一部分出之於漫收祠堂廟宇的產業。

那麼和尚呢：

蔣先生笑，說：「和尚我們只給他們飯吃就算了。」

在長江嶺負責的人都是蔣先生信賴的幹部，其中陳先生也是一位，並且有許多計劃還是陳先生自己定的。看他們身體面色就知道這些誠實人是在怎樣一個單純的信念之下，看見什麼，就做什么。他們的樣子是疲倦的，而且營養不足。勞苦和生活壓着他們，但是他們不肯不幹。我們有多少這樣辛苦樸實的靈魂在小角落裏一手一足的勞作，埋葬在工作裏面，消耗了體力和智力不得補充，可是沒有人去注意他們關心他們。我們又有多少同樣辛苦樸實的靈魂，連這樣消耗自己的角落都找不到呢。

### 三 贛州一重天

汽車開進贛州城，在城門口停下來了。

「登記，登記。」人們嚷着。於是所有的旅客都下車去旁邊高出街道七八尺的房子裏登記，姓名年歲，職業，住處，來由，同來的人，登記了就發給一張小條子，在街上可以對付警察。來城住家或作親友地方的人，似乎是可以不用登記。

贛州街道寬闊，乾淨，初由兩建公路上的混亂爬出來，似乎在此發現了一片清明的天地，洋車也是從福州以來第一次看見的。很繁華的房子建築得甚為漂亮的街道有三四條，儼然一個都市模樣。去年一月十五，敵人集中轟炸贛州，把最精華的部分毀掉了，損失七千多萬，至今那一帶還是瓦礫成堆，有些臨時木屋搭起來，在那兒做小買賣。不過，這一塊地方并不是以損壞贛州，使人得到殘破的印象。蔣先生已經決定一二月內開工把這塊地方重新建設起來。他的計劃是一面要防備再度轟炸時的成片燃燒，一面要謀街道的美麗，每三幢房屋中間將來一個小花圃。這種做

法在中國自然是第一次。而注意到城市美麗的行政長官，似乎也只看見了蔣先生一個人，至於別處，則能够做到清潔整齊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即如贛州城內就有三個公園：中山公園，中正公園，兒童公園。北城裏面還有一片空地將建築一座青年公園。中山公園裏有小規模的圖書館，閱覽室到有相當大，有博物院，有禮堂。市內另外有一所大禮堂，可容幾千人。兒童公園就在中山公園裏面。所有的公園都不收票，人都可以進去。自然園中並不能看見很多的苦力人等，無閒暇的勞動使他們不能走公園，即便稍有暇時，他們大約情願去坐坐茶館吧。

有人說贛州是一個嬰兒的莫斯科，不知道這是否確實，的當。很明顯，蔣先生和莫斯科是沒有什麼特殊交情的，除了國際上所必要的以外。即使這句話是好意，是一個正常的嬰兒，要想在重重的瘟疫和虐待中間長出來，他是何等的冒險，何等的不容易呵。

糧食公店至今還是贛州最大的成績。店由政府辦，米，鹽，油由政府收來，按規定的價格發賣，一年到頭沒有變化，比如今年的米價，規定是六十塊錢，要到明年才能改訂價格。起初這樣作時，糧商幾於完全消極抵抗，停止行市，以至二年前有個時期，贛州米價高到二三百元一百斤

，但是糧食公店的公米積穀來之無窮，儘量供應市面，結果，商人屈服了，現在公店米是六十元，一般商店米在八十元以內，贛州因此很少米潮。

在公店裏買米，起初是發給每人一張米條，規定每人可買一星期的米。現在沒有這樣做，因為人民不一定都到公店來買米。

掃除文盲目前正在贛州進行，政府組織救苦隊，大多是課餘青年學生及年青工作人員，在每天晚間七點去街頭教書，每一個人教二三十人不等，時間是兩個鐘頭。所有的人一律強迫上課，從識字做起。蔣先生希望在兩年之內可以把贛南文盲消滅。

自治富力捐用意是要富人出錢，蔣先生說：「我們規定每年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人不出這筆錢，三千以上的必出，而且遞級增加。你看，要不然那能有錢做事？我沒來以前，贛州的捐款每年只有六十萬，現在，到了五百六十萬元。」

贛南佃農據蔣先生說，已經由政府規定一律交租百分之三十，而江西別地的尚在一半乃至三分之一之間。農民，特別是中農小農因為所交穀類太多，拋棄田地不種的現象也多。蔣先生規定的是拋棄土地者三年之內不問，就沒收他的土地，贛南人民有許多都是半農半作礦工，以貼補收

入。

入存政庫，人亡政息，三千年前的嘆息，至今還在中國的土地上顛蕩。離贛州僅百餘里的鄱陽湖的大庾，米價就賣到一百八十元一百斤，而當地的富力們竟派到了挖礦的工人身上！嗚呼，貧賤的中國，那能來那麼多的好人！

...

...

...

...

一一 辛苦了，台灣兄弟們！

能夠勉強是多麼好，

人剛強而能受苦是多麼好！

——約翰·克利斯朵夫。

### 一 望祖國

當我們在海疆自由地生活的時候，我們底兄弟姊妹們正在對海做敵人底奴隸。台灣海峽日夜湧騰着的不是海水，正是中華兒女爭自由的血潮。

台灣，是我們發現的，是我們住在那裏，她是我們親手開墾，親手種植，親手養育成功的一

片肥壤，但是，他是被敵人統治着。

人口，有五百萬多一些。除了二十萬生番，其中有四百五十萬是閩南人民，五十萬廣東客家，大部份去自本埔和梅縣一帶，五萬弟兄們至今不肯取敵人統治下的台灣戶籍，這五百萬人納着夜夜用沉痛的聲音互相探問：

「到何時我們才能够回唐山去呵？」

幾時能够呢？有那些去唐山走了一趟，祭了祖的人。那是他們底親人，帶回來了祖國的消息，鞭砲爲他們燃放，酒筵爲他們擺開，那去過了祖國光榮的人們呵，告訴吧，告訴這些在鎖鏈中爲那是沒有帶着鎖铐的手脚呢！

對於祖國的這些熱狂，常常使台灣人民用各種方法騙取護照渡海回家，但是護照是極難弄到手的。所以他們就常常偷回，許多青年們和船上的伙夫乘隙商量，偷載回國。一被日本人查出便進暗處處死，×戰區一位處長的小弟才十二歲就是這樣被屠戮了一個，他是裝在煤篋裏面被抬進船底的，被藏在煤堆裏面。可是，查出來了，他們安安靜靜地把他帶上岸，放在一間牢裏，晚





台人所消費的只有那個零數，其餘都運往日本。除此以外，我們底弟兄們還要替敵人支付屠殺我們的戰時公債，據台督府本年二月政府報告表，台民所攤公債爲二億八千萬日元。換句話，每人每年被迫支付五十六日元幫助敵人蹂躪祖國，自抗戰第三年起到去年止，台民被強迫借書五億八千萬日元。

抗戰以前，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敵人在台灣銳意發展輕工業如糖與紡織等，抗戰以來，軍事工業，特別是槍砲及飛機製造，成了台灣工業中心，在台南（高雄）台東（花蓮）推行軍火工業計劃以便就近運用南太平洋的資源，工人人數很快地增加，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人數二十萬，到去年已增至三十萬人，強迫的勞役還不在其內。比如敵人在台西北新角崗山新建築一個極大的飛機場，比原有台北機場大了許多倍，機場方面都安設隧道交通，四週山洞，完全藏滿了汽油、火藥、炸彈等等，這機場就完全是強迫台民建築的。台民無論男女老少，每人必須自備伙食，毫無報酬地服役一百天。現在敵人正在夢寐瘋狂地想利用南太平洋已得資源，他在台灣的經營當更積極了，而我們底弟兄之被榨取，被吮吸，也一定更殘酷了！

土。一國人民悲憤，誰能了解？每日開水，給予高貴武士，對台民一冷即熱，其狀，如



們他到要死，筋疲力竭，什麼事都不忍再幹為止，這樣，他能夠把人民完全變成機器，不會惹起他們底祖國，更不會惹到他們底自由——然而，他底企圖能變成事實嗎？

敵人並不蠢。爲了答覆這個問題，他提出了一「皇民化」。獎勵，甚至是強迫人民着日裝，學日文，讀日語，並且要改用日本姓名。能讀日語，改用了日本姓名的，就由「日民」昇爲「國民」。乘船坐車都有優先權利，買糧食和日用品也有優待，子弟可以進學校，不改的除一些方面受差別外，子弟都不許進學校，那就是說這一家世世代代都要墮在人們腳底下。據本年三月台督府的統計公布，已改日本姓名的有十七萬餘人。

「歸化」還不足保障，必須使人民保留着原來的落味和思想，獎勵迷信是統治者自古法之一，敵人自不甘落後而不採用。於是常常大興水陸道場，宣傳運命，宣傳天照大帝的恩威，獎勵人民供奉天照大帝，做和尚尼姑，甚至於常常要人民破中指滴血，用全家性命財產發誓不敢作亂。

台民五百萬居住平原，是糧食的主要生產者。並且因爲生活歷史及環境關係，比較番人聰明，而番人居住深山是數好的游擊作戰地，番人又擅悍善戰。台、番合作對於敵人是重大的威脅，於是一切外來統治者最妙的方法——挑撥離間民族，造成內鬨，也被敵人學去。台民中原有福建

波漢軍人兩種，葡人歷史久，經營多，比較有些經濟地位和勢力，葡漢克家軍人則大多數是窮困的苦力，兩者之間原來有些矛盾。敵人藉借此大事挑撥，使閩人誓不起兵。客大怨恨閩人。至於漢番之間，花柳更多，敵人在生番中散佈利誘成立一些法西斯性質的組織，加以優待，專鼓勵他們和台民挑釁，番民有所謂高紗族互助會，報國青年團，壯年團之類，敵人鼓勵他們到台民底處作作業（即服務社），日語講習會去挑戰，他們在台民背後變揚番民，變言台民奪了番民底土地，番民應該報仇。但是到了公眾場所，演說競賽中却故意發漢貶番，刺激番民，本年一月間，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台番日語演講大會中，敵人就故意誇獎台民，激怒番民，弄得番民老羞成怒，攻擊台民，雙方大打一場，結果死傷了幾十人，就在這些死者流血的屍體上面，統治者高興地坐着得意地發笑了。

歷史說過了不止一次，搶來的贓物決不是敵國陰謀和壓力所能保持得住的，所有的贓品都必漸漸下自己的血，變放自己的形象，才能變放自己的東西。敵人在高麗的統治失敗了，在東四省在台灣的統治都是失敗了的，然而他也從自己的失敗中間聽到了歷史的警告：移民上移民上。他在東四省移民，在高麗移民，在香港移民，在台灣也是移民，把那些原來從去種族產生長

出來的人民連根拔去、剝出，永不許他們做土地的兒子，而有計劃地把他自己的人民移植過來，栽進那些生疏的土地裏面。他要把土地按他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他把高麗人民移到東四省和率北，把日本人民移去高麗，也移去東四省，把在香港生息了一百年以上的我們的人民移到國內來，把日本人移去香港，在台灣，他把創造今日的台灣的我們的兄弟充發到南洋一帶去當苦工，把買人移到台灣。每一個移居台灣的日人都由他們的政府資助，發給巨額的生活補助金，事業補助金和獎金。到了以後，強迫台民把自己的房屋和土地騰讓出來，給他們居住，並且強迫台民無報酬地替他們建築房屋，供給用具。據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台灣農業年報」，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廳四處的日本移民已達四萬八千餘人。

但是，可憐他只有那麼些個人民，可憐他又來得太遲了。我們的弟兄們難道會永遠是孤兒麼？十年戰爭，不知日本的少年人有多少被埋葬在中國的戰場裏。兵源缺乏，不能不用不逞隨任的殖民地人民來做替死鬼，過去曾強迫台人當「志願兵」。據雜在日軍中間參加戰爭，去年六月間，敵人始發表了所謂台灣特別志願兵制度，於本年二月實施。規定台灣兵役，首先要人民切破中指出血，填寫志願書，然後送往志願兵訓練班。六個月畢業，每年兩期，畢業後立即入營，所

有十七歲以上的台灣青年無一個能够幸免，根據本年二月十五日新所發表，台灣志願兵總數已達二萬餘人，其中台民一萬九千，番民九百，看護班二千人，到今年年底就有台灣軍隊被派去各戰場送死。

這種所謂志願的強迫軍隊，其志願的情形是可痛又可恨地卑劣。爲了避免突然實行徵兵，台灣反抗，故美其名爲志願。又怕志願而人民不願，於是先對一班有產者施行欺騙，叫他們傾家蕩產志願者。答應他，首先簽志願書將給與獎章，稱爲模範人民。凡模範人民不僅不要他真去當兵，更允許他可以任意選擇他志願的職業，這在台民是非常難得的事。於是有錢人中的某老者就最初的受騙了。他簽了志願書叫他的兒子去當兵，等到人數已足，要開班時，他的獎章並未得到，而敵人來拉他的兒子了，他根據理由去爭，結果他全家以擾亂兵役的罪狀被下了半，罰款五千元，（在台民要罰款五千元是等於傾家蕩產的）作愛國獻金了事，兒子還是要去當兵。

血債是要用血還的，我們的兄弟們並不怕流血。

#### 四 在剛強的戰鬥中

國南學東南景文部或國員女部！

敵人在跨進台灣以前，未曾先打聽一下，閩南粵東的兒女可是劇良之輩！

這些人沒有什麼勞苦困乏不能忍受，也沒有什麼災難壓迫能够打低他們的頭。他們是土地的兒孫，田野即是他們的子孫，堅實，剛強，勇敢，愛好自由，他們有着自鄧成功以來，最好的爭自由的传统。

我們知道台灣早已有了「一個獨立革命黨」已經確定的黨員，不計數在國外發動國運革命的份子，共有一千多人，他們以各種巧妙的方法混入各個社會行動，社會生活中間，施行着工破項種

種的工作，他們組織了台灣的游擊隊在台中那部森林神祕的山嶺地帶，他們打下了據地，人數有好幾千，他們組織着人民層中的協助，軍火來源永遠不虞缺乏。

反抗的情緒和鬥爭，一般的在人民中間生長，常常因為交租交稅，強迫搬遷一類的事，自發的產生暴動。去年三月間，台政府強迫台民於例稅之外，另交一定數量的米。台民無米可交，遂

被敵人抓去，毒打倒吊，施用種種酷刑。結果暴動像野水一掃到處暴發，農民用自己的耕具，木頭，長矛，平日所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通通瓦在內，到處攻擊敵人機關，燒毀房屋和穀倉。參加暴動的有三三十萬人，以屏東郡及潮州郡最為猛烈。暴動自然是被壓下去了，被捕一共有三三千人

，打死的不計其數。

這並不能把人民鎮壓下去，在去年十一月間，太平洋戰爭前夜，台東某大軍需工廠的工人，連日籍工人在內，又策劃全島大暴動，參預計劃的範圍，波及於屏東和岡山的重要飛機工廠。主要人物都是中國工人，也有許多智識份子和醫生參加，不幸這個計劃被發覺了，一場無聲無臭的大檢舉，被捕的近四千人。

所有被捕的人，除陸續被暗殺毒死以外的，至今尚有八千人在監獄裏面，經常受酷刑拷打，將兩手釘在牆上用濕的皮鞭抽打，將人堆在紅鐵上面，赤腳站立，並用鐵絲穿著許多人的耳朵，送去活埋。

殘酷的鬥爭不止由台民和日本工人聯合進行，台民和生番也常聯合在一起，對抗共同仇敵，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六，一九三八以及今年，台民和生番之間聯合起來曾經有過了幾次大暴動，弄得敵人手忙腳亂。去年三月，敵人要開台東高雄間的軍用公路，強迫居住關山一帶的番民，移到平原上來，番人反抗，和敵人軍警混戰一場，傷了十餘人，敵人頗慮着生番大暴動，既得承認失敗了。



反抗是被壓迫着，反抗也是在暴發着，我們的弟兄是辛苦，但是，他們也能剛強戰鬥。

前番被... 工人... 門...

亦一武三...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 工人... 門...



在這一長路程中，除了飛機和北方的大板車以外，其餘的交通工具，包括自己的兩條腿，大約都用過了。在江西，所經大部分是鄉村地帶兼戰區，交通工具主要的是人腿和馬腿，福建以下的歸途中，長途汽車佔多數。在騎馬和步行的期間，主要的困難是「食」和「住」。自長途汽車從黎川開行以後，「行」變成了特出的災難，一個多月中不曾生病的我，每次由汽車上走下來時，總要躺下一天半天，以便腦子裏的那些東西恢復牠們原來的位置。

因為黎川光輝的長途汽車尚未遑原開駛，黎川縣長以極大的好意安排我們乘坐某軍車。車子說七點鐘開，站上派了兩次人去催我們上車。說時間到了，我們於心氣愈敗壞的奔到車站去，至則車子一輛，空無一人。司機和押車的都不見。問起來，說上街買東西去了。我們站在太陽裏面等了半點多鐘，才見遠遠從街口呆，三個人輕搖輕擺，施施而來。我們喜之不盡的迎上去，以為開車總有希望了。不料押車的某副官告訴我們還要等，說這部車子壞了，要換一部，叫我們坐在茶棚裏面去。此時我們無可如何，只可眼勾勾的釘住外面看別的車子來。來是來了，不過，可不是車，是幾個人挑的七八袋麵粉，有一位制服先生指揮挑夫將麵粉搬上車去，碼好。我們以為還在叫子總要響了，就走出茶棚去，誰知那汽車夫還沒來，而制服先生則又吆喝挑夫們把麵粉搬下

來。這件事也照辦了。楊粉挑了夾板。可那車子還沒有來的消息。再坐了約兩三個鐘頭，楊粉老板都吃飽了。引擎才虎嘯虎嘯起來。還是原來那輛車。押車人一位很年青的副官，告訴我們不要擔心，他說他的車子是在趕自己的軍隊，不會耽擱，當天可以到建陽的。

下午一點，車子進了光澤，押車人備車子今天不走了，叫我們準備下車。車來對了他自己的停車站上，我正想叫挑夫，而那輛車子却過樣子也不做一做，就一直開過去。開了約三四里路遠，來到一塊四無居民，也少見人來往的地方停下來。我們詭計之際，瞥見押車人在和汽車夫講什麼，似乎有關係到我們的情形發生。我恐起了一切司機的降價身份，於是立刻走去邀他們吃飯。情形并不見好。車夫走開了，押車人留下。就提起了錢的問題。要我們照客車票價付錢。很好。近無鄰居，遠無炊煙，一個啞吧外國人，一個女的，一個生病的僕人，一堆行李。這筆方便買賣，誰不作呢？不過，誰也知道，細着推打的事情，自非萬難辦法，是不會忍受的。我們原本決定了給錢。可是如果車子不到站去，我們一文也不會出來。我們接到了中央軍校副校長的訓話，叫那自稱是蔣委員長的學生的副官聽聽，結果他垂下頭兒照着我們的話做了。我們只給了他們所要求的三分之一。

搭便車的情形是如此，搭公路車也不會更方便。依賴各地軍政長官的照顧，我們等車的時間總算少。接接各們說，在一般的情形之下，任何人如要坐車登記了以後越碼時候兩個禮拜，原因并非完全由旅客多，許多以漂亮身份做商人的男女冒險家們，常常得到各種特別門徑，帶着大箱小籠的貨物乘坐客車，貨物也可以偷稅，又可以免了檢查，普通旅客自被擠掉了，這是一；有特殊關係特殊原因的人常常要隨到隨走，其中有正當原因的也有，比如行期有限制的新聞界從業人，照規矩應先通行的。以我的經驗說，爲了車子我們每次要在車站上跑三四趟，但是在沒有省主席和警備司令的手諭前，我們也無法走動。不過，隨便拿一張「因公赴某地」的條子，而又沿途頗有辦法的人也很多。這是二；在登記上時常有旅館或者賣相旅館的人去車站以五十元之數，總收一批登記證及車票，以之高價賣與急行旅客，找不到這些黑路的人就不能動腳，常常有人發現登記號數在後的人反而先走了，這是三。這批批發登記證及車票的人，永遠不會賠本，因爲他東西銷不掉還可以退回，可以拿回那五十元。有此種種情形，旅客自然就苦痛起來，有的竟至要等候一二個月之久，弄不到車，路費不花在道路上面而是花在停留上面。

來。我所遇過到的車子，也許是全中國目前所有的車子，沒有一輛不是老爺車，有的甚至於車內

的坐位都完全不見了，只剩一個空殼，我們在某地曾經聽到很負責任的人講，該處車子真真是對號就坐的，因此甚為安心，次日依時上車，殊不知滿車已經被人與行李擠得像蠶倉，根本不見坐位的蹤跡，即使是找到安放一個小腳指頭的地方都沒有。

像這樣的擁擠是永無例外的現象，人數既超過原定數目一二倍，行李箱櫃又塞在中間，此外人的腳上，腿上，手上，肩上都掛大包小囊。天熱，人多，東西多，汗臭，油臭，碼破東西臭，嘔吐物臭，小孩屎尿臭，半天工夫，把每個乘車人都收拾得生病，是很平常的。加以公路都是大小邱壑，車子沿路大跳小跳，使人的脊骨筋從下往上的顛顛疼痛。車子每一跳，腦子裏就像爆炸了一個雷，疼的滿眼金星亂跳。

這樣的道路，這樣的重載（不僅車箱裏面擠得水都流不動，車頂上也是壓滿了行李。）沒有一個車能夠忍受不出毛病的，何況目前使用車子的人，無論是站長、管理員、司機、機械師，沒有一個人對於車輛有任何感情。他們把喇叭丟在馬達後面，把螺絲釘丟在馬達裏面，螺絲釘永遠不加檢視，擦球、絲了，絲了，脫落了，聽其自便。找不到了，也聽機器自便。爲了自己方便，缺少汽油時，他們就用粗黑油燒，把機器燒壞了。每次車輛經過長長的跋涉，一到地方就該拋棄

·擦土、打掃、檢視機器，即時修補的事幾乎絕對沒有，一直要到次日早上，車子再度被擠滿，備引擎胡胡的支吾着不能鳴鐘時，才有人來弄拙一陣。往往是出去不到二小里就拋了錨，一天拋錨將在兩三次，一拋錨就。旅客趕過來，咕咕囔囔的推着車子移動。有時車子拋錨在土層出沒的孔道，旅客全部被劫。翻車和劫車的事我們還未遇見，但是所過之處，人言鑿鑿，或說兩天以前，或說四天三天以前。在兩平道上某地地拋錨時，車中某指揮官，一聽說那個地名，立即顯色大變，下也不等車修好，跨大步就走了。三天以前那裏搶過了一次車。

所有公路上的橋樑，都是木板搭成的，工夫既簡陋，木質又不好，極容易壞，壞了也似乎着無人管，最多臨時加上二條或半塊新木板，把破洞護住就算修理了。每次汽車過橋，看得見橋板斷斷，覺得自己的性命也是蕩起來。

有些地方尚的公路，據說是私人公司修築的。那些公路就變成了私路，公家不能在那些路上開辦客貨車輛。於是這路就變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某段只有某家的車，走完得再找車。明明一天可通的路程，在般便利的情形之下也要三四天才能到達。公路私有，還是經濟統制中萬萬不宜容許的現象。然而有誰的力量能够不許牠存在呢？

從××至××我有一段寶貴的經驗，我報告這段經驗，完全出於我國民的良心，和自身痛切的經歷。如果有人以為把這種附屬在重要國防經濟機關裏面的籌備廣具的籌備，向國人揭發，使國民的輿論能夠稍稍發生一點制裁的作用，也認爲是不正當的行爲，這種人是對不起他自己的子孫的。

這天，×××的首長，一位非常負責幹練的科學技術專家，親自守到夜晚十點鐘，爲我打通電話到××，交代×××××運輸處在他們每日必須出動的運輸車上，替我留一個位置，並且等候我的車子趕到再開出去，那不過是一個多鏡頭的候。

早上八點半，我們的車到了南雄，本來要立刻到運輸處去坐車，但是×××駐雄副站長叫我進屋去等一會，這時候，屋子裏疲倦地焦急地坐着一個人，×××車站分所的毛所長。他知道是我來了，臉上豁然開朗起來。他從五點鐘就在這裏等運輸處的車了。昨天的電話他知道，運輸處叫他五點鐘來坐車，他以為是我來晚了，所以車子還不過來。我們就坐兩的坐下，以爲車子馬上就過來的。但是，結果到了九點，九點半，還無履影。於是我到胡站長去運輸處，在那灰塵滿目的辦公地方打了幾個問子，沒有找到負責人，有的說他生病，有的說他躲警報去了。關於車子



不請開來的原因，是沒有了機油。胡站長即刻答應他，備給他們機油，問他們可否開車。他們說可以。胡站長叫囑他們來拿，他們也答應了。我們就滿意的走回來。

十點鐘，車不見影了。我很不願意麻煩胡站長，但是這種情形是我所不能忍受，也不能理解的。我只有再逼他，要和他再去運機油，他又打了兩個電話問他們拿了沒有，沒有，說可以給他們送去，回客說昨天根本沒有派好車輛，也沒有車夫。現在要找車夫去，找到了，馬上開過來。好了，我們知道了一點理由，稍稍可以把時間情形計算一下。

但是十二點過了，一點半也過了，我一定要同胡站長去找那邊負責人。胡站長勸我坐着，他自己又在太陽下面出門去了。過了半個鐘點，他和×××駐樞朱正站長走進來，他們一進門就搖頭。

然而他們兩個人去運機油車站負責人的家裏，找到了他。那個人很爽快，告訴他們，今天他已經拿了決心不開車，就是他們把機油送去，他也不開。不過，如果真的給他機油，他明天要專駕他們開十部車去，八個人……

我想，沒有一個讀者能夠理解這件事。同樣，我也沒有一個讀者能夠理解這種辦事態度。

和方法，這樣糜爛的辦事現象如何能夠担当得起這樣重大的國防運輸的責任！

我聽見說該處常有幾天不開車的事情，我聽見說該處的車子比別處的車都更破爛，沒有一輛較好的。我聽說該處的車輛開行時，自己的各站之間都不知道。有車沒車，什麼時候到達，本站裏沒一個人曉得。我看見整個大空廳裏堆滿了辛苦的產品，不能運輸出去。如果敵機一來，掃數都完了！

我聽說這個後腳的流行名稱是「運務之癌」。

這是非行！這是致命的細菌。其所以致此的原因，我因為急於趕路，終於在當天下午，得×××的熱心幫助去了盪江，未能詳細調查。我相信這決不是一人一事的安排不當，所以造成。牠的颶風，怠惰，玩忽，我不說有意的運輸怠工，是敵人射在我們內心裏的一支火箭！

整個戰時的旅行使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像一架失枝脫節的巨大機器。念着前方將士碎體流血，看着後方如此的失枝脫節，殘廢險沈，一陣陣強烈的火焰焚燒着我的內心成爲民族的生命的人們，請你們用有力的巨拳，拋出雷聲！



士氣極弱，紛紛棄職。此中則粵軍以長，大遊擊長保，據守。粵軍雖由雲南開赴，亦因言。增城縣屬軍。附錄

### 附錄

國出四州王。重許。許時。重賞。工。以。許。金。用。民。十。口。一。的。野。底。中。辱。在。江。西。的。厄。運。中。西。要。以。陳。列。春。新。意。衣。院。案。中。官。批。中。程。等。的。平。謂。難。八。財。共。二。十。四。財。不。運。十。財。然。而。錢。家。一。案。只。計。三。口。而。蘇。省。蘇。州。一。縣。當。五。口。之。四。萬。二。十。江。西。是。產。米。之。區。在。這。次。敵。人。進。擾。浙。豫。以。前，只。有。較。北。沿。南。海。路。一。帶。受。了。損。害，除。此。之。外，

土。產。大。概。完。全。平。靜。農。村。情。形。大。抵。都。保。持。着。戰。前。的。目。的，不。過。農。村。的。經。濟。却。已。經。起。了。不。少。變。化。自。從。江。西。的。國。內。戰。爭。結。束。後，原。有。的。土。地。關。係。並。未。完。全。恢。復。土。地。清。伏。的。工。作。僅。僅。那。份。地。舉。行。有。些。地。方。出。現。壯。年。男。子。死。亡。復。多。所。以。荒。山。荒。地。非。常。之。多。現。在。耕。種。的。土。地。不。及。戰。前。的。五。分。之。三，有。些。縣。份。如。安。福。尚。不。及。一。半，超。過。三。百。畝。以。上。的。大。地。主。佔。很。少。數，自。耕。的。中。農。較。多。

近年以來，賦稅增加，物價上漲，農負不够普遍，肥料難得，以致年年豐收，農民還是吃不飽。農民逃亡的數目有增加，造成了農村中分化的現象。

飽。農民逃亡的數目有增加，造成了農村中分化的現象。



價是二十一元有餘，以糧食庫券三分之一，法幣三分之二，由保長負責向農民收購。今年以來，糧食庫券的成分又提高至少要佔二分之一，則實際價格只得十元有餘一担。如果農民能付到這個數目還算很好，事實上，有些縣份，自縣長以下直到鄉保長都刻扣徵購銀，農民不得分文。因此名爲法幣一元徵買二斗，實際上，相當於法幣二元，農民要繳穀十二斗之多，大多數業主無法維持。他們繳去自己的穀，需由城市負糧充飢，所付價格以江西而論，一担穀要五六十元。這種情形若是一般地施之於大地主，則中小農民或可以得到部分豁免，稍蘇喘息。但是江西的大地主多半兼營商業，而中國一般的大地主都是軍政界的人物。在江西也不能例外，他們有錢有勢，賦政府莫可如何。上司催征緊急，糧額是經營的主要課程，與有轉嫁於中小農民。因此中小農民樂田逃亡的數，在贛南有些縣府規定通告，若農民棄田三年不回，就加以沒收。贛北贛西對此尚無辦法。贛東贛南大洲亦不難及青黃不繼則到徵購。匪難難則到徵購。一担穀要繳一担半。業主繳了穀食至今尚未嘗識。一担穀要繳兩担要向高價買香粉粉。此外要繳兩担香粉。一担穀要繳一担半。

糧食去，穀物跌具工價高利貨 物價

江西森林工資，一担穀要繳兩担香粉。員工以平情，穀三三員元五不。穀工穀天一二元，東家

江西農村工資，一般地還是相當低。長工以年計，每年三百元上下，短工每天一二元，東家管食住，僱得起長工的并不多。

銀行農貸至今尚未普遍。一般農民仍然要向高利貸者借錢。他們要借的很多：穀、糧、錢都要，穀與種籽大抵在下種及青黃不接的時候借，到收穫的時候還穀。一担穀要還一担半。錢主要是借來買耕具肥料，耕種時借，收穫時還，利息起碼三分，多至加一。

江西因為米價較賤，所以物價也比較便宜，但對於農民還是很高很高。布類原是江西出產，轉運到各地。但在農村中，粗布每尺也要三元。較好一些的藍布青布每套褂褲要一百元之多。江西不出鹽，每斤要十元至十五元，油每斤要四五元。極粗毛巾要四元一條，衣服可以幾年不作，但鹽油却是每天要吃的，至於種田工具方面，價格也差一般向上漲。肥料除人、畜糞以外，根本得不到別的，人糞每担要八元至十元，也有十幾元的。

### 三 勞 役

江西農村勞役，一般地還是相當低。長工以年計，每年三百元上下，短工每天一二元，東家管食住，僱得起長工的并不多。銀行農貸至今尚未普遍。一般農民仍然要向高利貸者借錢。他們要借的很多：穀、糧、錢都要，穀與種籽大抵在下種及青黃不接的時候借，到收穫的時候還穀。一担穀要還一担半。錢主要是借來買耕具肥料，耕種時借，收穫時還，利息起碼三分，多至加一。江西因為米價較賤，所以物價也比較便宜，但對於農民還是很高很高。布類原是江西出產，轉運到各地。但在農村中，粗布每尺也要三元。較好一些的藍布青布每套褂褲要一百元之多。江西不出鹽，每斤要十元至十五元，油每斤要四五元。極粗毛巾要四元一條，衣服可以幾年不作，但鹽油却是每天要吃的，至於種田工具方面，價格也差一般向上漲。肥料除人、畜糞以外，根本得不到別的，人糞每担要八元至十元，也有十幾元的。

抗戰以來，農民的事役大大地增加了。除了應征兵役服去了許多青年農戶外，江南在鄉的中原農民每年經常受縣政府的徵調築路、破路、修橋、築國防工事、挑送行軍、抬轎，在赴役期間，無論是最忙與否都不得回鄉，不僅沒有工資，而且要自帶伙食。赴役期間通常止十天，多至一個月。要在緊要的農事季節，就大大地影響生產。

總起來說，由於租稅重多，物價上漲，勞役頻繁，高利貸剝削，使中小農民在田地上站立不住，棄田棄地的一天天多，中小農民破產成了很普遍的現象。他們的出路是變成苦力，挑担，給傭，設法到城裏機關當小公務員或聽差，或在街道擺攤子，而富農地主則囤積糧穀救成巨富。

抗戰以來，農民的事役大大地增加了。除了應征兵役服去了許多青年農戶外，江南在鄉的中原農民每年經常受縣政府的徵調築路、破路、修橋、築國防工事、挑送行軍、抬轎，在赴役期間，無論是最忙與否都不得回鄉，不僅沒有工資，而且要自帶伙食。赴役期間通常止十天，多至一個月。要在緊要的農事季節，就大大地影響生產。

總起來說，由於租稅重多，物價上漲，勞役頻繁，高利貸剝削，使中小農民在田地上站立不住，棄田棄地的一天天多，中小農民破產成了很普遍的現象。他們的出路是變成苦力，挑担，給傭，設法到城裏機關當小公務員或聽差，或在街道擺攤子，而富農地主則囤積糧穀救成巨富。



## 陳訴

### ——代後記。

從遼沙回來的時候，我有幾位朋友問我提起把這些通訊集起來，印成一冊本子，我想了又想，決不定怎樣操作好。我承認我有一般執筆人的心，想把自己寫的東西保存起來。印成本子是較便於保留的。但我又有一種憚性，也許就是惰性，使我對於出書的事，不能十分關切。吾田諸士故立不

不過，過了一個時期，我決定還是印書了。一位前輩用了極單的四個字鼓勵了我，使我覺得這幾篇通訊或者真的還能有些用處。於人有益。這四個字是「頗有收穫」。牠們不是什麼搜羅材料的意思，因為我不是研究家。也不是發財升官的意思，因為我不是富貴場中的投機者。以我這道四個字應該指的是從這滾滾血流的中國我總算摸出了一星半點受難者的骨渣，把牠們擺在眼

者的面前，即使這些骨渣是少得不能引起人們的深思，但是，牠使一部分的人們受了些感動；即使這種感動，不能夠產生較大的較切實的好處，至少牠應該使人們，特別是那些有權力的人們，對於貧苦所不能夠的在災難與苦痛中的那些人類心得更多了一些。既是這樣，那麼把牠印出來，子看的人更多一些，不又是更好一些麼？到讀後不再覺得羞慚的時候，牠是會自己已經談的。我何必擔心才對聖賢道行令，請看這下！

我這次出去絲毫沒有要到戰地尋找靈感的意思，更沒有想到搜集材料。這和我生活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我的態度一向是直接的。最近的接近人，人的生活，人的戰鬥，人的命運。有一位朋友要出大錢來做我的特點，我覺得這個名詞於我是很含混，很空洞的。我可以說，對於人類有一種莫大的好奇心，自始至終，不能衰竭。這種好奇心使我追求着要知道人在各種方式之下，究竟怎樣生活，怎樣行爲，怎樣想，怎樣感，怎樣悲哀和憤怒，歡喜或恨惡。長久的過去的欲望在活使我逼逼自己都不存明確認識的好奇心。這種因而在我也曾把我弄得沉悶暗晦，變生氣與冷淡。這不合。感謝一種不可知的安排，和一個朋友的好伴，我到了香港。香港的海，那法探法與大海，香港的人，那些有意识地努力驅逐這海的人，這些動動我任任，幫助我了解了這點關於人

的好心為我努力培養了。我要把這培養成人一種經常的、持久的、強烈的關心，並且我要把這種關心，變成我的行為。因此，我把寫作限於我的行為之內，而不是全部，養成我內心的這種一種強烈的關心，而不是我生命所賴以生存的東西。因此，為了寫作去我刺激或費一變成一全篇手寫去我材料，在我都是又無味又不自然的事情。我出去的目的簡單的說，就是要知道戰地的人們盡我所能够知道的一切。戰地所引起所組織成我的行爲，就是這些通信報告，更恰當的是我發現在七平天中走四個省份，以致我所得的果這極端，這極端。而且，因為一舉或太或小的原因，這這又淺及少的三點，也不能全部收在這個本子裏面。

我始終背誦屈原兩句話：『此其所以為國也。』  
『夫惟聖哲以厚行兮，苟得信此下土！』

至言能覺知這個世子裏面那些苦痛和災難，能够指著在莽莽海角無不相知的人們接近一處，更關心彼此的問題感仇。我為他們的苦痛感仇，更想後來能知道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或對着苦痛感仇先地想換用自己的血肉替他們鋪着道路。因而知道苦痛感仇且保護他們自己的道路。我對人類類的苦痛感仇。

我記這本書虔敬地獻給那些被陰暗中流血汗，而他們的血與汗又嘈嘈地要拭去了的人們。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  
初版發行部 1-1-1 至 1-1-10

# 東南行

著者 顧 均  
發行人 顧 均 譯

發行所 友光社

桂林

桂西路棠林巷二二號  
郵政信箱二八七號

